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明朝哲学

李贽 著

焚书

(上)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焚 书

(上)

〔明〕李贽 著

目 录

焚 书

自序.....	1
李氏焚书序.....	2
卷一 书答	
答周西岩.....	3
答周若庄.....	4
与焦弱侯.....	5
答邓石阳.....	7
又答石阳太守.....	8
答李见罗先生.....	9
答焦漪园	10
复丘若泰	12
复邓石阳	13
复周南士	18
答邓明府	19
答耿中丞	20
又答耿中丞	22
与杨定见	23
复京中友朋	24
又答京友	27

复宋太守	28
答耿中丞论淡	29
答刘宪长	30
答周友山	31
答周柳塘	32
与耿司寇告别	33
答耿司寇	35
答邓明府	46
复周柳塘	49
寄答耿大中丞	50
卷二 书答	
与庄纯夫	53
复焦弱侯	54
又与焦弱侯	57
复邓鼎石	59
寄答京友	60
与曾中野	61
与曾继泉	62
答刘方伯书	63
答庄纯夫书	64
与周友山书	65
又与周友山书	66
与焦漪园	67
与刘晋川书	67
与友朋书	68

答刘晋川书	69
别刘肖川书	70
答友人书	70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71
复耿侗老书	72
与李惟清	73
与明因	74
与焦弱侯	75
与焦弱侯	76
与方伯雨柬	77
与杨定见	78
与杨凤里	78
又与杨凤里	79
与梅衡湘答书二首附	79
复麻城人书	81
与河南吴中丞书	82
答陆思山	83
与周友山	83
与友山	83
寄京友书	84
与焦弱侯书	85
复士龙悲二母吟	86
复晋川翁书	88
书晋川翁寿卷后	89
会期小启	89

与友人书	90
复顾冲庵翁书	92
又书	92
又书使通州诗后	93
复澹然大士	95
为黄安二上人三首	96
复李渐老书	99
卷三 杂述	
卓吾论略.....	101
论政篇.....	105
何心隐论.....	106
夫妇论.....	109
鬼神论.....	110
战国论.....	112
兵食论.....	113
杂说.....	116
童心说.....	118
心经提纲.....	120
四勿说.....	121
虚实说.....	122
定林庵记.....	124
高洁说.....	126
三蠹记.....	128
三叛记.....	129
忠义水浒传序.....	130

子由解老序·····	132
高同知奖劝序·····	133
送郑大姚序·····	135
李中丞奏议序·····	137
先行录序·····	138
时文后序·····	140
张横渠易说序·····	140
龙溪先生文录抄序·····	141
关王告文·····	142
李中溪先生告文·····	143
王龙溪先生告文·····	145
罗近溪先生告文·····	146
祭无祀文·····	150
簠山碑文·····	152
李生十交文·····	154
自赞·····	155
赞刘谐·····	155
方竹图卷文·····	156
书黄安二上人手册·····	157
读律肤说·····	158

自 序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则《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人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今既刻《说书》，故再《焚书》亦刻，再《藏书》中一二论著亦刻，焚者不复焚，藏都不复矣，或曰：“诚如是，不宜复名《焚书》也，不几于名之不可言，言之下顾行乎？”噫噫！余安能知，子又安能知。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

卓吾老子题湖上之聚佛楼

李氏焚书序

李宏甫自集其与夷游书札，并答问论议诸文，而名曰《焚书》，自谓其书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讖乎？

宋元丰间，禁长公之笔墨，家藏墨妙抄割殆尽，见者若崇。不逾时而征求鼎沸，断管残沈，等于吉光片羽。焚不焚，何关于宏甫！且宏甫又何尝利人之不焚以为重者。今焚后而宏甫之传乃愈广。然则此书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

宏甫曾以是刻商之于余，其语具载此中。余幸而后死，目击废兴，故识此于其端云。

澹园竑

卷一 书答

答周西岩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无情，难告语也；贤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难告语也。除是二种，则虽牛马驴驼等，当其深愁痛苦之时，无不可告以生知，语以佛乘也。

据渠见处，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识渠半生以前所作所为，皆是谁主张乎？不几于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谓目前不敢冒认作佛。既目前无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时，佛方真有，则今日不作佛时，佛又何处去也？或有或无，自是识心分别，妄为有无，非汝佛有有有无也明矣。

且既自谓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谓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也。既无以自立，则无以自安。无以自安，则在家无以安家，在乡无以安乡，在朝廷无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于人也。吾恐纵谦让，决不肯自谓我不成人也审矣。

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则是成佛必待无事，是事有碍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无益于事也。佛无益于事，成佛何为乎？事有碍于佛，佛亦不中用矣，岂不深可笑哉？才等待，便千万亿劫，可畏也夫！

答周若庄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未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调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

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馀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

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常定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与焦弱侯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则未尝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尝清洁也，未尝甘旨也。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盖能活人，亦能杀人，能富人，亦能贫人。其不可恃之以为安，

倚之以为常也明矣。然而鷗鵬化焉，蛟龙藏焉，万宝之都，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彼但一开口，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曾无所于碍，则其腹中固已江、汉若矣。此其为物，岂豫且之所能制，网罟之所能牵邪！自生自死，自去自来，水族千亿，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见乎！

余家泉海，海边人谓余言：“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余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滨，同官滇中，亲为我言：“有大鱼如山，初视，犹以为云若雾也。中午雾尽收，果见一山在海中，连亘若太行，自东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则是鱼也，其长又奚啻三千馀里者哉！

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决无有不识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为圣贤，决无有不知贤圣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钓鱼之理也！

答邓石阳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否则，只在伦物上计较忖度，终无自得之日矣。支离、易简之辨，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则为由仁义行，不明察，则为行仁义，入于支离而不自觉矣。可不慎乎！

昨者复书“真空”十六字，已说得无渗漏矣。今复为注解以请正，何如？所谓“空不用空”者，谓是太虚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则不得谓之太虚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学者专以见性为极则也耶！所谓“终不能空”者，谓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点尘垢。此一点尘垢便是千劫系驴之橛，永不能出离矣，可不畏乎！世间荡平大路，千人共由，万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别，则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

弟老矣，作笔草草，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简之理，不愿虚生此一番，则弟虽吐肝胆之血以相究证，亦所甚愿；如依旧横此见解，不复以生死为念，千万勿劳赐教也！

又答石阳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学，非虞廷精一之学也。糟则一，一则不二，不二则平，一则糟，精则不疏，不疏则实。如渠老所见甚的确，非虚也，正真实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盖亲得赵老之传者。虽其东西南北，终身驰逐于外，不免遗弃之病，亦其迹耳，独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则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则千万其人，亦千万其面矣。人果有千万者乎？渠惟知其人之无千万也，是以谓之知本也，是以谓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万而一听其自千自万也，是以谓之至一也，是以谓之大同也。

如其迹，则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犹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阳明老也。若其人，则安有数老之别哉！知数老之不容分别，此数老之学历以能继千圣之绝，而同归于“一以贯之”之旨也。若概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之有异，因疑其人之有异而遂疑其学之不同，则过矣！渠正充然满腹也，而我以画饼不充疑之；渠正安稳在彼岸也，而我以虚浮无归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故弟亦愿兄之加三思也。

使兄之学真以朱子者为是，而以精一之传为非是，则弟更何说乎？若犹有疑于朱子，而尚未究于精一之宗，则兄于此当有不容以已者在。今据我二人论之：兄精切于人伦物理之间，一步不肯放过；我则从容于礼法之外，务以老而自佚。

其不同者如此。兄试静听而细观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误矣。

但得一，万事毕，更无有许多物事及虚实高下等见解也。到此则诚意为真诚意，致知为真致知，格物为真格物。说诚意亦可，说致知亦可，说格物亦可，何如？何如？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务共证盟千万古事业，勿徒为泛泛会聚也！

答李见罗先生

昔在京师时，多承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发蒙启蔽，时或未省，而退实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师友深恩，永矢不忘，非敢佞也。年来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质单，独力难就，恐遂为门下鄙弃，故往往极意参寻，多方选胜，翼或有以赞我者，而诤意学者之病又尽与某相类耶！但知为人，不知为己，惟务好名，不肯务实，夫某既如此矣，又复与此人处，是相随而入于陷阱也。

“无名，天地之始”，谁其能念之！以故闭户却扫，怡然独坐。或时饱后，散步凉天，箕踞行游，出从二三年少，听彼俚歌，聆此笑语，谑弄片时，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木丸子矣。及其饱闷已过，情景适可，则仍旧如前锁门独坐而读我书也。其踪迹如此，岂诚避人哉！若乐于避人，则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乡游也。公其以我为诚然否？然则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惧，朝闻之

真志，聪明盖世，刚健笃生，卓然不为千圣所摇夺者，未可遽以与共学此也。盖必其人至聪至明，至刚至健，而又逼之以夕死，急之以朝闻，乃能退就实地，不惊不震，安稳而踞坐之耳。区区世名，且视为浼己也，肯耽之乎？

向时尚有贱累，今皆发回原籍，独身在耳。太和之游，未便卜期。年老力艰，非大得所不敢出门户。且山水以人为重，未有人而千里寻山水者也。闲适之余，著述颇有，尝自谓当藏名山，以俟后世子云。今者有公，则不啻玄晏先生也。计即呈览，未便以覆酒瓮，其如无力缮写何！

飘然一身，独往何难。从此东西南北，信无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点名心，终难脱却，然亦不须脱却也。世间人以此谓为学者不少矣。由此观之，求一真好名者，举世亦无，则某之闭户又宜矣。

答焦漪园

承谕，《李氏藏书》，谨抄录一通，专人呈览。年来有书三种，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简帙亦繁，计不止二千叶矣。更有一种，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名曰《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撼，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见在者百有余纸，陆续则不可知，今姑未暇录上。又一种则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

中间亦甚可观。如得数年未死，将《语》、《孟》逐节发明，亦快人也。惟《藏书》宜闭秘之，而喜其论著稍可，亦欲与知音者一谈，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数既多，不尽妥当，则《晋书》、《唐书》、《宋史》之罪，非余责也。

窃以魏、晋诸人标致殊甚，一经秽笔，反不标致。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世者，画作俗士；真啖名不济事客，画作褰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岂不真可笑！因知范晔尚为人杰，《后汉》尚有可观。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已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前人出气而已，断断然不宜使俗士见之。望兄细阅一过，如以为无害，则题数句于前，发出编次本意可矣，不愿他人作半句文字于其间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处远，势难遥度，但不至取怒于人，又不至污辱此书，即为爱我。中间差讹甚多，惟须细细一番乃可。若论著则不可改易，此吾精神心术所系，法家传爱之书，未易言也。

本欲与上人偕往，面承指教，闻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傲，稍待麦熟，或可买舟来矣。生平慕西湖佳胜，便于舟航，且去白下密迩。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种种耳，又何惜此种种而不以成此名耶！或一会兄而往，或不及会，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报曰，“西湖上有一白须老而无发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从此未涅槃之日，皆以阅藏为事，不复以儒书为意也。

前书所云邓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机即是第二机，月泉和尚以婢为夫人也。第一机不是第二机，豁渠和尚以为真有第

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虚极而守静笃者乎？何也？盖惟其知实之为虚，是以虚不极，惟其知动之即静，是以静不笃。此是何等境界，而可以推测拟议之哉！故曰“亿则屡中”，非不屡中也，而亿焉则其害深矣。夫惟圣人不亿，不亿故不中，不中则几焉。何时聚首合并，共证斯事。

潘雪松闻已行取，《三经解》刻在金华，当必有相遗。遗者多，则分我一二部。我于《南华》已无稿矣，当时特为要删太繁，故于隆寒病中不四五日涂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盖为苏注未惬，故就原本添改数行。《心经提纲》则为友人写《心经》毕，尚余一幅，遂续墨而填之，以还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娱，不意遂成木灾也！若《藏书》则真实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当居言路作诤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岂真心以我为可信乎，抑亦从兄口头，便相随顺信我也？若不待取给他人口头便能自着眼睛，索我于牝牡骊黄之外，知卓吾子之为世外人也，则当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鉴之外，可以称具眼矣。

复丘若泰

丘书云：“仆谓丹阳实病。”柳（塘）云“何有于病？且要反身默识。识默耶，识病耶？此时若纤念不起，方寸皆空，当是丹阳，但不得及此境界耳。”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即有此海；既有此病，

即有此苦。丹阳安得而与人异邪！人知病之苦，不知乐之苦——乐者苦之因，乐极则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因，苦极则乐至矣。苦乐相乘，是轮回种；因苦得乐，是因缘法。丹阳虽上仙，安能弃轮回，舍因缘，自脱于人世苦海之外邪？但未尝不与人同之中，而自然不与人同者，以行粮素具，路头素明也。此时正在病，只一心护病，岂容更有别念乎，岂容一毫默识工夫参于其间乎！是乃真第一念也，是乃真无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真纤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实境也。非谓必如何空之而后可至丹阳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实际，便不空矣。

复邓石阳

昨承教言，对使裁谢，尚有未尽，谨复录而上之。

盖老丈专为上上人说，恐其过高，或有遗弃之病；弟则真为了下人说，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谓出家儿者、祇知有持钵糊口事耳。然世间惟下下人最多，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则举世绝少，非直少也，盖绝无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绝无者，举世既无之矣，又何说焉。

年来每深叹憾，光阴去矣，而一官三十余年，未尝分毫为国出力，徒窃俸余以自润。既幸双亲归土，弟妹七人婚嫁各毕。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儿孙。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

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羸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懣；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

平生师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尽是仕宦忠烈丈夫，如兄辈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为徇人，彼等亦不以我为绝世，各务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远，而形迹顿遗。愿作圣者师圣，愿为佛者宗佛。不同在家出家，人知与否，随其资性，一任进道，故得相与共为学耳。然则所取于渠者，岂取其弃人伦哉，取其志道也。中间大略不过曰：“其为人倔强难化如此。始焉不肯低头，而终也遂尔禀服师事。”因其难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复喜其不负倔强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强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则虽倔强何益，虽出家何用。虽至于断臂燃身，亦祇为丧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补也！故苟有志于道，则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释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学佛者，非学其弃净饭主之位而苦行于雪山之中也，学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学孔子者，非学其能在家也，学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为是，则今之在家学圣者多矣，而成圣者其谁耶？若以出家为非，则今之非释氏者亦不少矣，而终不敢谓其非佛，又何也？然则学佛者，要于成佛尔矣。渠既学佛矣，又何说乎？

承示云，赵老与胡氏书，极诋渠之非，曰：“云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墦登垆之态。”览教至此，不觉泫然！斯言毒害，实刺我心。我与彼得无尽堕其中而不自知者乎？当时胡氏必

以致仕分高品，轻功名富贵为善学者，故此老痛责渠之非以晓之，所谓言不怒，则听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尽知求富贵利达者之为乞墦矣，而孰知云水瓢笠之众，皆乞墦耶！使胡氏思之，得无知斯道之大，而不专在于轻功名富贵之间乎？然使赵老而别与溺于富贵功名之人言之，则又不如此矣。所谓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吾谓赵老真圣人也。渠当终身依归，而奈何其遽舍之而远去耶！然要之各从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独念乞墦之辱，心实耻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闻见以为聪明，或藉耳目以为心腹欤！或凭册籍以为断案，或依孔、佛以为泰山欤！有一于此，我乃齐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

承谕欲弟便毁此文，此实无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览者览，欲毁者毁，各不相碍，此学之所以为妙也。若以喜者为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又以毁者为是，而复责弟之不毁。则是各见其是，各私其学，学斯僻矣。抑岂以此言为有累于赵老乎？夫赵老何人也，巍巍泰山，学贯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则亦无贵于赵老矣。夫惟陈相倍师，而后陈良之学始显，惟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而后夫子之遭益尊。然则赵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谓渠，惜其以倍师之故，顿为后世嗤耳，则渠已绝弃人世，逃儒归佛，陷于大戮而不自爱惜矣，吾又何爱惜之有焉？吾以为渠之学若果非，则当以此暴其恶于天下后世，而与天下后世共改之；若果是，则当以此显其教于天下后世，而与天下后世共为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

为大同也。且观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读异端之书者乎？堂堂天朝，行颁《四书》、《五经》于天下，欲其幼而学、壮而行，以博高爵重禄，显荣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罚如此其详明也，然犹有束书不读者，况佛教乎？佛然且然，况邓和尚之语乎？况居上数句文字乎？吾恐虽欲拱手以奉之，彼即置而弃之矣，而何必代之毁与弃也。弟谓兄圣人之资也，且又圣人之徒也。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为异端，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几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众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国家以六经取士，而有《三藏》之收；六艺教人，而又有戒坛之设：则亦未尝以出家为禁矣。则如渠者，固国家之所不弃，而兄乃以为弃耶？

屡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动念。然谓弟欲使天下之人皆弃功名妻子而后从事于学，果若是，是为大蠢，弟不如是之愚也。然斯言也，吾谓兄亦太早计矣，非但未卵而求时夜者也。夫渠生长于内江矣，今观内江之人，更有一人效渠之为者乎？吾谓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镬而后白刃，驱而之出家，彼宁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愿也。而谓一邓和尚能变易天下之人乎？一无紧要居士，能以几句闲言语，能使天下人尽弃妻子功名，以从事于佛学乎？盖千古绝无之事，千万勿烦杞虑也。吾谓真正能接赵老之脉者，意者或有待于兄耳。异日者，必有端的同门，能共推尊老丈，以为师门颜、闵。区区异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并驱争先也？则此鄙陋之语，勿毁之亦可。

然我又尝推念之矣。夫黄面老瞿昙，少而出家者也，李

耳厌薄衰周，亦遂西游不返；老而后出家者也，独孔子老在家耳。然终身周流，不暇暖席，则在家时亦无几矣，妻既卒矣，独一子耳，更不闻其娶谁女也，更不闻其复有几房妾媵也，则于室家之情，亦太微矣。当时列国之主，尽知礼遇夫子，然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淅而行”，则自“明日遂行”，则于功名之念，亦太轻矣。居常不知叔梁纥葬处，乃葬其母于五父之衢，然后得合葬于防焉，则字扫墓之礼，亦太简矣。岂三圣人于此，顾为轻于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遗弃之病哉！然则渠上人之罪过，亦未能遽定也。

然以余断之，上人之罪不在于后日之不归家，而在于其初之轻于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即弃父母矣。所贵于有子者，谓其临老得力耳；盖人既老，便自有许多疾病。苟有子，则老来得力，病困时得力，卧床难移动时得力；奉侍药时得力、五内分割；痛苦难忍时得力，临终呜咽、分付诀别七声气垂绝对得力。若此时不得力，则与宠子等矣，文何在于奔丧守札，以为他人之观乎？往往见今世学道垒人，先觉士大夫，或父母八千有余，犹闻拜疾趋，全不念风中之烛，灭在俄顷。无他，急功名而忘其亲也。此之不责，而反责彼出家儿，是为大惑，足称颠倒见矣。

吁吁！二十余年倾盖之友，六七十岁皓皤之夫，万里相逢，聚首他县，誓吐肝胆，尽脱皮肤。苟一蔓衷赤不尽，尚有纤芥为名作诳之语，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当永堕无间，万劫力驴，与兄骑乘。此今日所以报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纵兄有憾，我终不敢有怨。

复周南士

公壮年雄才，抱璞未试者也。如仆本无才可用，故自不宜于用，岂诚与云与鹤相类者哉！感愧甚矣！

夫世间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难”。若无其才而虚有其名，如殷中军以竹马之好，欲与大司马抗衡，以自附于王、谢，是为不自忖度，则仆无是矣。仆惟早自揣量，故毅然告退。又性刚不能委蛇，性疏稍好静僻，以此日就鹿豕，群无赖，盖适所宜。如公大才，际明世，正宜藏蓄待时，为时出力也。

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见用于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与无才者等，不使无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谓容貌若愚，深藏若虚，老聃是也。今观渭滨之叟，年八十矣，犹把钓持竿不顾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猎于渭，纵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为师，敬养之以为老，有子若发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太公虽百万韬略，不用也。此皆所谓善藏其用者也。若夫严于陵、陈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无必用之形，故被裘堕驴，终名隐士。虽不遁心，而能遁迹；虽不见用才，亦见隐才矣。黄、老而下，可多见耶！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时不必明良，道不论泰否，与世浮沉，因时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则管夷吾辈是也。此其最高矣乎！

若乃切切焉以求用，又不能委曲以济其用，操一己之绳

墨，持前王之规矩，以方柄欲入圆凿，此岂用世才哉！徒负却切切欲用本心矣。吾儒是也。幸而见几明决，不俟终日，得勇退之道焉。然削迹伐木，饿陈畏匡，其得免者亦幸耳，非胜算也。公今亲遭明时，抱和璧，如前数子，皆所熟厌，当必有契诣者，仆特崖略之以俟择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济其用，此儒之所以卒为天下后世非笑也。

答邓明府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怵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力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子江陵。江陵曰：“此

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而）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的，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既欲与斯世斯民共由之，则其范围曲成之功大矣。“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

方痛撼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是无人无己之学也。无己，故学莫先于克己；无人，故教惟在于因人。试举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简人也，而问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聪明，故悟焉而请事。司马牛遭兄弟之难，常怀忧惧，是谨言慎行人也，而问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盲也”而已。牛也不聪，故疑焉而反以为未足。由此观之，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矣。

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天下之失所也而优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絜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

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虽欲饰诈以投其好，我自无好之可投；虽欲掩丑以著其美，我自无丑之可掩，何其说之难也？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天下太平者欤！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欤！然则孔氏之学术亦妙矣，则虽谓孔子有学有术以教人亦可也。然则无学无术者，其兹孔子之学术欤！

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则公此行，人人有弹冠之庆矣；否则，同者少而异者多，贤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时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为着，耳更不必闻于人之言，非不欲闻，自不闻也。若欲不闻，孰若不为。此两者从公决之而已。且世间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尽为之耶？

且夫吾身之所系于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平居暇日，非但不能过人，亦且无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见者，举千亿莫敢当前，独此君子焉，稍出其绪馀者以整顿之，功成而众不知，则其过于人也远矣。譬之龙泉、太阿，非斩蚊断犀，不轻试也。盖小试则无味，小用则无馀，他

日所就，皆可知矣。

阿世之语，市井之谈耳，何足复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责望亦自颇厚。渠以人之相知，贵于知心，苟四海之内有知我者，则一钟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观公，实未足为渠之知己。夫渠欲与公相从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内，哓哓焉欲以口舌辩说渠之是非，以为足以厚相知，而答责望于我者之深意，则大谬矣！

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为渠之轻重也审矣。且渠初未尝以世人之是非为一己之是非也。若以是非为是非，渠之行事，断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盖渠之学主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无讳；今公之学既主于用世，则尤宜韬藏固闭而深居。迹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尔及之。然是亦哓哓者，知其无益也。

与杨定见

此事大不可。世间是非纷然，人在是非场中，安能免也。于是非上加起买好远怨等事，此亦细人常态，不足怪也。古人以真情与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祇有一笑为无事耳。

今彼讲是非，而我又与之讲是非，讲之不已，至于争辩。人之听者，反不以其初之讲是非者为可厌，而反厌彼争辩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迷在其中而不觉耳。既恶人讲是非矣，吾又自讲是非。讲之不已，至于争，争不已，至于失声，失

声不已，至于为仇。失声则损气、多讲则损身，为仇则失亲，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间，一点便宜亦自不知求，岂得为智乎？

且我以信义与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责人之背信背义，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虽稍知爱身者不为，而我可为之乎？虽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处，我素犯之，但能时时自反而克之，不肯让便宜以与人也。千万一笑，则当下安妥，精神复完，胸次复旧开爽。且不论读书作举业事，只一场安稳睡觉，便属自己受用矣。此大可叹事，大可耻事，彼所争与诬者，反不见可叹可耻也。

复京中友朋

来教云：“无求饱，无求安。此心无所系著，即便是学。”注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别有学在，非也。就有道则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谓别出所知见相正，浅矣。”又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恶当作去声，即侯明挺记，第欲并生，谗说殄行，犹不愤疾于顽。可见自古圣贤，原无恶也。曰‘举直错诸枉’，错非舍弃之，盖错置之错也。即诸枉者亦要错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终弃也。又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只此一亲字，便是孔门学脉。能亲便是生机。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体取，就是保任之扩充之耳。”来示如此，敢以实对。

夫曰安饱不求，非其性与人殊也。人生世间，惟有学问一事，故时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饱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无时敏之学，而徒用心于安饱之间，则伪矣。既时敏于学，则自不得不慎于言。何也？吾之学未曾到手，则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间，而故谨言以要誉于人也。今之敢为大言，便偃然高坐上，必欲为人之师者，皆不敏事之故耳。

夫惟真实敏事之人，岂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饱，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学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虽大，而路径万千，有顿入者，有渐入者。渐者虽迂远费力，犹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辙，入海而上太行，则何益矣！此事犹可，但无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岂非求益反损，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谓好学，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谓不负时敏之勤矣。如此，则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则自然亲民。如向日四方有道，为我所就正者，我既真切向道，彼决无有厌恶之理，决无不相亲爱之事，决无不吐肝露胆与我共证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认此为题目，为学脉，而作意以为之也。今无明明德之功，而遽日亲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飞，且使圣人“明明德”吃紧一言，全为虚说矣。故苟志于仁，则自无厌恶。何者？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乡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若世间之人，圣人与仁人胡为而恶之哉！盖已至于仁，则自然无厌恶，已能明德，则自能亲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圣学之所以为

妙也。故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厌”“不倦”做题目，在乎里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真不厌不倦也！

圣人只教人为学耳，实能好学，则自然到此。若不肯学，而但言“不厌”“不倦”，则孔门诸子，当尽能学之矣，何以独称颜子为好学也邪？既称颜子为学不厌，而不曾说颜子为教不倦者，可知明德亲民，教立而道行，独有孔子能任之，虽颜子不敢当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亲民，未能不厌而先学不倦，未能慎言以敏于事，而自谓得道，肆口妄言之不耻，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于人人。吾诚不知其何说也。

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说亲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说无厌恶。故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此慎交，犹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赐也日损”，以其悦与不若己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亲而自处于不闻过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己德，须如颜子终身以孔子为依归，庶无失身之悔，而得好学之实。若其他弟子，则不免学夫子之不厌而已，学夫子之不倦而已，毕竟不知夫子之所学为何物，自己之所当有事者为何事。虽同师圣人，而卒无得焉者，岂非以此之故欤！吁！当夫子时，而其及门之徒，已如此矣。何怪于今！何怪于今！吁！是亦余之过望也，深可恶也。

又答京友

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柔与刚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既有两矣，其势不得不立虚假之名以分别之，如张三、李四之类是也。若谓张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欤？

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则有乳名，稍长则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别号，是一人而三四名称之矣。然称其名，则以为犯讳，故长者咸讳其名而称字，同辈则以字为嫌而称号，是以号为非名也。若以为非名，则不特号为非名，字亦非名，讳亦非名。自此人初生，未尝有名字夹带将来矣，胡为乎而有许多名？又胡为乎而有可名与不可名之别也？若直曰名而已，则讳固名也，字亦名也，号亦名也，与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为而讳，胡为而不讳也乎？

甚矣，世人之迷也。然犹可委曰号之称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号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称，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谦之号也。今者称晦庵则学者皆喜，若称之曰朱熹，则必甚怒而按剑矣。是称其至美者则以为讳，而举其不美者反以为喜。是不欲朱于美而欲朱子不美也，岂不亦颠倒之甚欤！

近世又且以号为讳，而直称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则曰爷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为爷者奴隶之称，则今之子称爹，孙称爷者，非奴隶也。爷之极为翁，爹之极为

老，称翁称老者，非奴隶事，独非儿孙事乎？又胡为而举世皆与我为儿孙也耶？近世稍知复古者，至或同侪相与呼字，以为不俗。吁！若真不俗，称字固不俗，称号亦未尝俗也。盖直曰名之而已，又何为乎独不可同于俗也？吾以为称参与爷亦无不可也。

由是观之，则所谓善与恶之名，率若此矣。盖惟志于仁者，然后无恶之可名，此盖自善恶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时善且无有，何有于恶也耶！噫！非苟志于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诚也，仁者生之理也。学者欲知无恶乎？其如志仁之学，吾未之见也欤哉！

复宋太守

千圣同心，至言无二。纸上陈语，皆千圣苦心苦口，为后贤后人。但随机说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则当究明圣人上语；若甘为下士，只作世间完人，则不但孔圣以及上古经籍为当服膺不失，虽近世有识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以陈语目之也。且无征不信久矣，苟不取陈语以相证，恐听者益以骇愕。故凡论说，必据经引传，亦不得已焉耳。今据经则以为陈语，漫出胸臆则以为无当，则言者亦难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为自己本分上事，未见亲切，故取陈语以自考验，庶几合符，非有闲心事、闲工夫，欲替古人担忧也。古人往矣，自无优可

担，所以有忧者，谓于古人上乘之谈，未见有契合处，是以日夜焦心，见朋友则共讨论。若只作一世完人，则千古格言尽足受用，半字无得说矣。所以但相见便相订征者，以心志颇大，不甘为一世人士也。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则弟犹得免于罪责；如以为大言不惭，贡高矜己，则终将缄默，亦容易耳。

答耿中丞论淡

世人白昼寐语，公独于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周子礼于此净业，亦见得分数明，但不知湔磨刷涤”之云，果何所指也。

夫古之圣人，盖尝用湔刷之功矣。但所谓湔磨者，乃湔磨其意识；所谓刷涤者，乃刷涤其闻见。若当下意识不行，闻见不立，则此皆为寐语，但有纤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盖必不厌，然后可以语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若苟有所忻羨，则必有所厌舍，非淡也。又惟淡则自然不厌，故曰“我学不厌”。若以不厌为学的，而务学之以至于不厌，则终不免有厌时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上之旨也。盖精则一，一则纯；不精则不一，不一则杂，杂则不淡矣。

由此观之，淡岂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圣人，终其身于问学之场焉，讲习讨论，心解力行，以至于寝食俱废者，为淡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而其所以不

得者，有故矣。盖世之君子，厌常者必喜新，而恶异者则又不乐语怪。不知人能放开眼目，固无寻常而不奇怪，亦无奇怪而不寻常也。经世之外，宁别有出世之方乎？出世之旨，岂复有外于经世之事乎？故达人宏识，一见虞廷揖让，便与三杯酒齐观，巍巍尧、舜事业，便与太虚空浮云并寿。无他故也，其见大也。见大故心泰，心泰故无不足。既无不足矣，而又何羨耶。若祇以平日之所饫闻习见者为平常，而以其罕闻骤见者为怪异，则怪异平常便是两事，经世出世便是两心。勋、华之盛，揖逊之隆，比之三家村里瓮牖酒人，真不啻几千万里矣。虽欲淡，得欤？虽欲“无然歆羨”，又将能欤？此无他，其见小也。

愿公更不必论湔磨刷涤之功，而惟直言问学开大之益；更不必虑虚见积习之深，而惟切究师友渊源之自。则康节所谓“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者，当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公作人之微旨，而不谬为“常惺惺”语也耶！

答刘宪长

自孔子后，学孔子者便以师道自任，未曾一日为人弟子，便去终身为人之师，以为此乃孔子家法，不如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为人师，便只有我教人，无人肯来教我矣。且孔子而前，岂无圣人，要皆遭际明时，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已前，传说版筑之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终身渭滨

老聃，岩穴胥靡之徒而已，夫谁知之。彼盖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有师生之名，非孔子乐为人之师也，亦以逼迫不过。如关令尹之遇老子，拦住当关，不肯放出，不得已而后授以五千言文字耳。但老子毕竟西游，不知去向。惟孔子随顺世间，周游既广，及门渐多，又得天生聪明颜子与之辩论。东西遨游既无好兴，有贤弟子亦足畅怀，遂成师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颜子没而好学遂亡，则虽有弟子之名，亦无有弟子之实矣。

弟每笑此等辈，是以情愿终身为人弟子，不肯一日为人师父。兹承远使童子前来出家，弟谓剃发朱易，且令观政数时，果发愿心，然后落发未晚。纵不落发，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不必立定跟脚也。盖生死事大，非办铁石心肠，未易轻造。如果真怕生死，在家出家等，无有异。目令巍冠博带、多少肉身菩萨在于世上，何有弃家去发，然后成佛事乎？如弟不才，资质鲁钝，又性僻懒，倦于应酬，故托此以逃，非为真实究竟当如是也。如丈朴实英发，非再来菩萨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整顿手脚，晚矣。今不必论他人，即今友山见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为两事哉？得则顿同诸佛，不理睬则当面错过，但不宜以空谈为事耳。

答周友山

所谕岂不是，第各人各自有过活物件。以酒为乐者，以

酒为生，如某是也。以色为乐者，以色为命，如某是也。至如种种，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业，或以文章，或以富贵，随其一件，皆可度日。独余不知何说，专以良友为生。故有之则乐，舍之则忧，甚者驰神于数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恩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岂非天之所独苦耶！

无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清气。楚侗回，虽不曾相会，然觉有动移处，所憾不得细细商榷一番。彼此俱老矣，县中一月间报赴阎王之召者遂至四五人，年皆未滿五十，令我惊忧，又不免重为楚侗老子忧也。盖今之道学，亦未有胜似楚侗老者。叔台想必过家，过家必到旧县，则得相聚也。

答周柳塘

伏中微泄，秋候自当清泰。弟苦不小泄，是以火盛，无之奈何。楼下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为大地人作恶，故重谴之，若不勉受酷责，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饭吃而受热，比空腹受热者何如？以此思之，故虽热不觉热也。且天灾时行，人亦难逃，人人亦自有过活良法。所谓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强者有搬运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许多计智。最下者无力无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忧者大为设法区处，非我辈并生并育之民所能与谋也。盖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教稼之稷，自然当任己饥己溺之事，救焚拯溺之忧，我辈安能代大匠所哉！我辈惟是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各自有亲友，各

自相告诉，各各尽心量力相救助。若非吾亲友，非吾所能谋，亦非吾所宜谋也。何也？愿外之恩，出位之谄也。

与耿司寇告别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侄可以语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此则不肖之罪也。其余诸年少或聪明未启，或志向未专，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则为失言，此则仆无是矣。虽然，宁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犹可，夫人岂可乎哉！盖人才自古为难也。夫以人才难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岂不憾哉！

嗟夫！颜子没而未闻好学，在夫子时固已苦于人之难得矣，况今日乎！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于三千之众；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既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无得也，于是动归予之叹曰：“归欤归欤！吾党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真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如凤皇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而不信凡鸟之平常，与己均同于物类。是以见虽高而不实，不实则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如夷、齐之伦，其守定矣，所谓虎豹在山，百兽震恐，谁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兽。是以守虽定而不虚，不虚则不中行矣。是故曾点终于狂而不实，而曾参信道之后，遂能以中虚而不易终身之定夺者，

则夫子来归而后得斯人也。不然，岂不以失此人为憾乎哉！

若夫贼德之乡愿，则虽过门而不欲其入室，盖拒绝之深矣，而肯遽以人类视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与乡愿为侣，方且尽忠告之诚，欲以纳之于道，其为所仇疾，无足怪也，失言故耳。虽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苟万分一有失人之悔，则终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盖论好人极好相处，则乡愿为第一；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

公今宦游半天下矣，两京又人物之渊，左顾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尝求之者欤？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纵有狂者，终以不实见弃，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洁者当之也？审如此，则公终不免有失人之悔矣。

夫夷、齐就养于西伯，而不忍幸生于武王。父为西伯，则千里就食，而甘为门下之客，以其能服事殷也，子为周王，则宁饿死而不肯一食其土之薇，为其以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夫子之病亟矣，幸而至于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以德，世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元起易簪，反席未安而没。此与伯夷饿死何异，而可遂以乡愿之廉洁当之也？故学道而非此辈，终不可以得道，传道而非此辈，终不可以语道。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

仆今将告别矣，复致意于狂狷与失人、失言之轻重者，亦谓惟此可以少答万一尔。贱眷思归，不得不遣；仆则行游四方，效古人之求友。盖孔子求友之胜己者，欲以传道，所谓

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是也。吾辈求友之胜己者，欲以证道，所谓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

答耿司寇

此来一番承教，方可称真讲学，方可称真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于公，方可称是不容已真机，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嗟夫！朋友道绝久矣。余尝谬谓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岂过论欤！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无其害而且有利乎！若夫朋友则不然：幸而入，则分毫无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则小者必争，大者为仇。何心老至以此杀身，身杀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鉴也。故余谓千古无朋友者，谓无利也。是以犯颜敢谏之士，恒见于君臣之际，而绝不闻之友朋之间。今者何幸而见仆之于公耶！是可贵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仆耶！真可羨也。快哉怡哉！居然复见惺惺切切景象矣。然则岂惟公爱依仿孔子，仆亦未尝不愿依仿之也。

惟公之所不容已者，在于泛爱人，而不欲其择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于为吾道得人，而不欲轻以与人，微觉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岁以前《弟子职》诸篇入

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后为大人明《大学》，欲去明明德于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于痛痒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专，而惟直收吾开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之滋润，是故不请而自至，如村学训蒙师然，以故取效寡而用力艰；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凜冽，是故必待价而后沽，又如大将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虽各各手段不同，然其为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则公不容已之论，固可以相忘于无言矣。若谓公之不容已者为是，我之不容已者为非；公之不容已者是圣学，我之不容已者是异学；则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为真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圣人之不容已；则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于此，尚有执己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悦之，而遂自以为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闻，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尽异学，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我谓公之不容已处若果是，则世人之不容已处总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已处诚未是，则公之不容已处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真不容已处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

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非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夫孔子所云言顾行者，何也？彼自谓于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盖真未之能，非假谦也。人生世间，惟是四者终身用之，安有尽期。若谓我能，则自止而不复有进矣。圣人知此最难尽，故自谓未能。已实未能，则说我不能，是言顾其行也。说我未能，实是不能，是行顾其言也。故为，故为有恒，故为主忠信，故为毋自欺，故为真圣人耳。不似今人全知己之未能，而务以此四者责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轻，人其肯信之乎？

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己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无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尝度众生也。无众生相，安有人相；无道理相，安有我相。无我相，故能舍己；无人相，故能从人。非强之也，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与人同故也。善既与人同，何独于我而有善乎？人与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后人推而诵之曰：即此取人为善，便自与人为善矣。舜初未尝有欲与人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与

善之心以取人，则其取善也必不诚。人心至神，亦遂不之与，舜亦必不能以与之矣。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夫人既无不可取之善，则我自无善可与，无道可言矣。然则子礼不许讲学之谈，亦太苦心矣，安在其为挫抑柳老，而必欲为柳老伸屈，为柳老遮护至此乎？又安见其为子礼之口过，而又欲为子礼掩盖之耶？公之用心，亦太琐细矣！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世间，又令别人勿传，是何背戾也？反覆详玩，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于礼未尝自认以为己过，纵有过，渠亦不自盖覆，而公乃反为之覆，此诚何心也？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而又皆仰；今之君子，岂徒顺之，而又为之辞。公其以为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怀，故不长进，公独以为柳老夸，又何也？岂公有所憾于柳老而不欲其长进耶？然则于礼之爱柳老者心髓，公之爱柳老者皮肤，又不言可知矣。柳老于子礼为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独注意于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与之邻舍与田，无可争者。其不为毁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无半点私意，则所云者纯是一片赤心，公固聪明，何独昧此乎？纵子礼之言不是，则当为子礼惜，而不当为柳老忧。若子礼之言是，则当为柳老惜，固宜将此平日自负孔圣正脉，不容己真机，直为柳老委曲开导。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则何益于柳老，柳老又何贵于与公相知哉！然则子礼口过之称，亦为无可奈何，姑为是言以逭责耳。设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窥见，则公当大力柳老喜，而又不必患

其介意矣。何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学的也。众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贤人矣，此可喜也。贤人不知我之学，则我为圣人矣，又不愈可喜乎？圣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当时知孔子者唯颜子，虽子贡之徒亦不之知，此真所以为孔子耳，又安在乎必于子礼之知之也？又安见其为挫抑柳老，使刘金吾诸公辈轻视我等也耶？我谓不患人之轻视我等，我等正自轻视耳。区区护名，何时遮盖得完耶？

且吾闻金吾亦人杰也，公切切焉欲其讲学，是何主意？岂以公之行履，有加于金吾耶？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见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讲此无益之虚谈，是又何说也？吾恐不足以诋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诋豪杰之士哉！然则孔子之讲学非欤？孔子直谓圣愚一律，不容加损，所谓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皇齐飞，皆同类也。所谓万物皆吾同体是也。而独有出类之学，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类者，则在于巧中焉，巧处又不可容力。今不于不可用力处参究，而唯欲于致力处着脚，则已失孔、孟不传之秘矣，此为何等事，而又可轻以与人谈耶？

公闻此言，必以为异端人只宜以训蒙为事，而但借“明明德”以为题目可矣，何必说此虚无寂灭之教，以眩感人邪？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色以化诱后人，非真实也。唯颜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诱。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许多不

容已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等语，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

且东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拟也。东郭先生专发挥阳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其妙处全在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再勿说谎也！须如东郭先生，方可说是真不容己。近时唯龙溪先生足以继之，近溪先生稍能继之。公继东郭先生，终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龙溪有此乎？况东郭哉！此非强为尔也，诸老皆实实见得善与人同，不容分别故耳。既无分别，又何恶乎？公今种种分别如此，举世道学无有当公心者，虽以心斋先生，亦在杂种不入公彀率矣，况其他乎！其同时所喜者，仅仅胡庐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吴少虞，只此二公为特出，则公之取善亦太狭矣，何以能明明德于关下也？

我非不知敬顺公之为美也，以“齐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顺公则公必爱我，公既爱我则合县士民俱礼敬我，吴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师生人等俱来敬我，何等好过日子，何等快活。但以众人俱来敬我，终不如公一人独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终不如公之自敬也。

吁！公果能自敬，则余何说乎！自敬伊何？戒谨不睹，恐惧不闻，毋自欺，求自傲，慎其独。孔圣人之自傲者盖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来之有也。所谓本乱而求末之治，无

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正脉也，此至易至简之学，守约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兴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门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处更有不容已之说也。

公勿以修身为易，明明德为不难，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实实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艰难，在埋头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说无工夫也？龙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岁为学，又得明师，所探讨者尽天下书，所求正者尽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实诣，可谓无工夫乎？公但用自己工夫，勿愁人无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来共学，无志者虽与之谈何益！近溪先生从幼闻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岁，犹历涉江湖各处访人，岂专为传法计欤！盖亦有不容已者。彼其一生好名，近来稍知藏名之法，历江右、两浙、姑苏以至秣陵，无一道学不去参访，虽弟子之求师，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谓致了良知，更无工夫乎？然则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书尽足参详，不必别观释典也。解释文字，终难契入；执定己见，终难空空；耘人之田，终荒家穰。愿公元以刍蕘陶渔之见而弃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

名乃锢身之锁，闻近老一路无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时，读其书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则七分，至建昌又减二分，则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虽求一分相信，亦无有矣。柳塘之徒曾子，虽有一二分相信，大概亦多惊讶。焦弱侯自谓聪明特达，方子及亦以豪杰自负，皆弃置大法师不理会之矣。乃知真具只眼者举世绝少，而坐令近老受遁世不见知之妙用也。

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对我言曰：“近老无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则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犹是近名之累，曷足贵欤！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贵也。近老于生，岂同调乎，正尔似公举动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台与生稍相似，公又谓五台公心热，仆心太冷。吁！何其相马于牝牡骊黄之间也！

展转千百言，略不识忌讳，又家贫无代书者，执笔草草，绝不成句；又不敢纵笔作大字，恐重取怒于公。书完，遂封上。极知当重病数十日矣，盖贱体尚未甚平，此劳遂难当。但得公一二相信，即刻死填沟壑，亦甚甘愿，公思仆此等何心也？仆佛学也，岂欲与公争名乎，抑争官乎？皆无之矣。公倘不信仆，试以仆此意质之五台，以为何如？以五台公所信也。若以五台亦佛学，试以问之近溪老何如？

公又云“前者《二鸟赋》原为子礼而发，不为公也”。夫《二鸟赋》若专为子礼而发，是何待子礼之厚，而视不肖之薄也！生非护惜人也，但能攻发吾之过恶，便是吾之师。吾求公施大炉锤久矣。物不经锻炼，终难成器；人不得切磋，终不成人。吾来求友，非求名也；吾来求道，非求声称也。公其勿重为我盖覆可焉！我不喜吾之无过而喜吾过之在人，我不患吾之有过而患吾过之不显。此佛说也，非魔说也；此确论也，非戏论也。公试虚其心以观之，何如？

每思公之所以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古人无他巧妙，直以寡欲为养心之功，诚有味也，公今既宗孔于矣，又欲兼通诸圣之长：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既于圣人之所以继

往开来者，无日夜而不发挥，又于世之所以光前裕后者，无时刻而不系念。又以世人之念为俗念，又欲时时盖覆，只单显出继往开来不容已本心以示于人。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父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已处也，是正念也。却回护之曰：“我为尧、舜君民而出也，吾以先知先觉自任而出也。”是又欲盖覆此欲也，非公不容已之真本心也。且此又是伊尹志，非孔子志也。孔、孟之志，公岂不闻之乎！孔孟之志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力也，”是以鲁缪公无人乎于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孔、孟之家法，其自重如此，其重道也又如此。公法仲尼者，何独于此而不法，而必以法伊尹为也！岂以此非孔圣人之真不容已处乎？吾谓孔、孟当此时若徒随行逐队，施进旅退，以恋崇阶，则宁终身空室陋巷穷饿而不悔矣。此颜子之善学孔子处也。

不特是也。分明撼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生孙，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以嗣续为念。”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之耳。”吁吁！生子生孙何事也，乃亦效人乎！且超脱又不当生子乎！即儿好超脱，故未有孙，而公不超脱者也，何故不见多男子乎？我连生四子俱不育，老来无力，故以命自安，实未尝超脱也。公何诬我之甚乎！

又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举子业，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肯著实尽平常分内事。”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功名为重，故害我家儿子。”吁吁！卓吾自二十九岁做官以至五十三岁乃休，何曾有半点

超脱也！克明明年去北京进场，功名何曾轻乎！时运未至，渠亦未尝不坚忍以俟，而翁性急，乃归咎于举业之不工，是而翁欲心太急也。世间工此者何限，必皆一一中选，一一早中，则李、杜文章不当见遗，而我与公亦不可以侥幸目之矣。

夫所谓超脱者，如渊明之徒，官既懒做，家事又懒治，乃可耳。今公自谓不超脱者固能理家；而克明之超脱者亦未尝弃家不理也，又何可以超脱憾之也！既能超脱足追陶公，我能为公致贺，不必憾也，此皆多欲之故，故致背戾，故致错乱，故致昏蔽如此耳。且克明何如人也，筋骨如铁，而肯效顰学步从人脚跟走乎！即依人便是优人，亦不得谓之克明矣。故使克明即不中举，即不中进士，即不作大官，亦当为天地间有数奇品，超类绝伦，而可以公眼前蹊径限之欤？

吴少虞曾对我言曰：“楚倥放肆无忌惮，皆尔教之。”我曰：“安得此无天理之谈乎？”吴曰：“虽然，非尔亦由尔，故放肆方稳妥也。”吁吁！楚倥何曾放肆乎？且彼乃吾师，吾惟知师之而已。渠眼空四海，而又肯随人脚跟定乎？苟如此，亦不得谓之楚倥矣。大抵吴之一言一动，皆自公来，若出自公意，公亦太乖张矣。纵不具只眼，独可无眼乎！吾谓公且虚心以听贱子一言，勿蹉跎误了一生也。如欲专为光前裕后事，吾知公必不甘，吾知公决兼为继往开来之事者也。一身而二任，虽孔圣必不能。故鲤死则死矣，颜死则恸焉，妻出更不复再娶，鲤死更不闻再买妾以求复生子。无他，为重道也；为重道既重，则其他自不入念矣。公于此亦可遽以超脱病之乎！

然吾观公，实未尝有传道之意，实未尝有重道之念。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

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无可趋之势故耳。吁吁！为师者忘其奔走承奉而来也，乃直任之而不辞曰，“吾道德之所感召也”；为弟子者亦忘其为趋势附热而至也，乃久假而不归曰，“吾师道也，吾友德也”。吁！以此为学道，即稍稍有志向着，亦不愿与之交，况如仆哉！其杜门不出，非简亢也，非绝人逃世也；若欲逃世，则入山之深矣。麻城去公稍远，人又颇多，公之言教亦颇未及，故其中亦自有真人稍可相与处耳。虽上智之资未可即得，然个个与语，自然不俗。黄陂祝先生旧曾屡会之于白下，生初谓此人质实可与共学，特气骨太弱耳。近会方知其能不昧自心，虽非肝胆尽露者，亦可谓能吐肝胆者矣。使其稍加健猛，亦足承载此事，愿公加意培植之也。

闻麻城新选邑侯初到，柳塘因之欲议立会，请父母为会主。余谓父母爱民，自有本分事，日夜不得闲空，何必另标门户，使合县分党也？与会者为贤，则不与会者为不肖矣。使人人有不肖之嫌，是我辈起之也。且父母在，谁不愿入会乎？既愿入会，则入会者必多不肖，既多不肖，则贤者必不肯来；是此会专为会不肖也。岂为会之初意则然哉，其势不得不至此耳。况为会何益于父母，徒使小子乘此纷扰县公。县公贤则处置自妙，然犹未免分费精神，使之不得专理民事；设使聪明未必过人，则此会即为断性命之刀斧矣，有仁心者肯为此乎！盖县公若果以性命为重，则能自求师寻友，不必我代之劳苦矣。何也？我思我学道时，正是高阁老、杨吏部、高礼部诸公禁忌之时，此时绝无有会，亦绝无有开口说此件者。

我时欲此件切，自然寻得朋友，自能会了许多不言之师，安在必立会而后为学乎！此事易晓，乃柳塘亦不知，何也？若谓柳塘之道，举县门生无有一个接得者，今欲趁此传与县公，则宜自将此道指点县公，亦不宜将此不得悟入者尽数招集以乱聪听也，若谓县公得道，柳塘欲闻，则柳塘自与之商证可矣，且县公有道，县公自不容已，自能取人会人，亦不必我代之主赤帟也。反覆思惟，总是名心牵引，不得不颠倒耳。

答邓明府

某偶尔游方之外，略示形骸虚幻人世如此，且因以逃名避谴于一时所谓贤圣大人者。兹承过辱，勤恳慰谕，虽真肉骨不啻矣，何能谢，第日者奉教，尚有未尽请益者，谨略陈之。

夫舜之好察迩言者，余以为非至圣则不能察，非不自圣则亦不能察也。已至于圣，则自能知众言之非迩，无一迩言而非真圣人之言者。无一迩言而非真圣人之言，则天下无一人而不是真圣人之人明矣。非强为也，彼盖曾实用知人之功，而真见本来面目无人故也；实从事为我之学，而亲见本来面目无我故也。本来无我，故本来无圣，本来无圣，又安得见己之为圣人，而天下之人之非圣人耶？本来无人，则本来无迩，本来无迩，又安见迩言之不可察，而更有圣人之言之可以察也耶？故曰“自耕稼陶渔，无非取诸入者”。居深山之中，

木石居而鹿豕游，而所闻皆善言，所见皆善行也。此岂强为，法如是故。今试就生一人论之。生狷隘人也，所相与处，至无几也。间或见一二同参从入无门，不免生菩提心，就此百姓日用处提撕一番，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迦言也。于此果能反而求之，顿得此心，顿见一切贤圣佛祖大机大用，识得本来面目，则无始旷劫未明大事，当下了毕。此予之实证实得处也，而皆自于好察迦言得之。故不识讳忌，时时提唱此语。而令师反以我为害人，诋诱他后生小子，深痛恶我。不知他之所谓后生小子，即我之后生小子也，我又安忍害之。但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迦言也。则我亦与百姓同其迦言者，而奈何令师之不好察也？

生言及此，非自当于大舜也，亦以不自见圣，而能见人人之皆圣人者与舜同也；不知其言之为迦，而能好察此迦言者与舜同也。今试就正于门下：门下果以与舜同其好察者是乎，不与舜同其好察者是乎？自然好察者是乎，强以为迦言之中必有至理，然后从而加意以察之者为是乎？愚以为强而好察者，或可强于一时，必不免败缺于终身，可勉强于众人之前，必不免败露于余一人之后也。此岂余好求胜，而务欲令师之必余察也哉？盖此正舜、跖之分，利与善之间，至甚可畏而至甚不可以不察也。既系友朋性命，真切甚于肉骨，容能自己而一任其不知察乎？俗人不知，谬谓生于令师有所言说，非公聪明，孰能遽信余之衷赤也哉！

然此好察迦言，原是要紧之事，亦原是最难之事。何者？

能好察则得本心，然非实得本心者决必不能好察。故愚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内无人。”正谓此也。所以无人者，以世之学者但知欲做无我无人工夫，而不知原来无我无人自不容做也。若有做作，即有安排，便不能久，不免流入欺己欺人不能诚意之病。欲其自得，终无日矣。然愚虽以此好察，日望于令师，亦岂敢遂以此好察迹言取必于令师也哉！但念令师于此，未可遽以为害人，使人反笑令师耳。何也？若以为害人，则孔子“仁者人也”之说，孟氏“仁人心也”之说，达磨西来单传直指诸说，皆为欺世诬人，作诳语以惑乱天下后世矣。尚安得有周、程，尚安得有阳明、心斋、大洲诸先生及六祖、马祖、临济诸佛祖事耶？是以不得不为法辨耳。千语万语只是一语，千辩万辩不出一辩。恐令师或未能察，故因此附发于大智之前，冀有方便或为我转致之耳。

且愚之所好察者，迹言也。而吾身之所履者，则不贪财也，不好色也，不居权势也，不患失得也，不遗居积于后人，不求风水以图福荫也。言虽迹而所为复不迹者何居？愚以为此特世之人不知学问者以为不迹耳，自大道观之，则皆迹也；未曾问学者以为迹耳，自大道视之，则皆不迹也。然则人人各自有一种方便法门，既不俟取法于余矣；况万物并育，原不相害者，而谓余能害之可欤？

吾且以迹言证之：凡今之人，自生至老，自一家以至万家，自一国以至天下，凡迹言中事，孰待教而后行乎？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迹言之所以为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为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师之所以自为着，未尝有一厘自背于迹言，而所以诏学者，则必曰专志道德，无

求功名，不可贪位慕禄也，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贪货贪色、多买宠妾田宅为子孙业也。视一切诬言，皆如毒药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审如是，其谁听之！若曰：“我亦知世之人惟诬言是耽，必不我听也，但为人宗师，不得不如此立论以教人耳。”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皆以此教导愚人，免使法堂草加深三尺耳矣，但不应昧却此心，便说我客人也。世间未有以大舜望人，而乃以为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师，而乃以为慢令师者也，此皆至诬至浅至易晓之言，想令师必然听察，第此时作恶已深，未便翻然若江河决耳。故敢直望门下，惟门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转机权也。若曰：“居士向日儒服而强谈佛，今居佛国矣，又强谈儒。”则于令师当绝望矣。

复周柳塘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进耿老也，弟向自通，此直试兄耳。乃知平生聚友讲学之举，迁善去恶之训，亦太欺人矣。欺人即自欺，更何说乎！夫彼专谈无善无恶之学，我则以无善无恶待之；若于彼前而又谈迁善去恶事，则我为无眼人矣。彼专谈迁善去恶之学者，我则以迁善去恶望之；若于彼前而不责以迁善去恶事，则我亦为无眼人矣。世间学者原有此二种，弟安得不以此二种应之也耶！惟是一等无紧要人，一言之失不过自失，一行之差不过自差，于世无与，可勿论也。若特地出来，要扶纲常，立人极，继往古，开群蒙，有如许担荷，

则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观听，一行之谬，乃后生小于辈之所效尤，岂易放过乎？

如弟，岂特于世上为无要紧人，息焉游焉，直与草木同腐，故自视其身亦遂为朽败不堪复用之器，任狂恣意，诚不足责也。若如二老，自负何如，关系何如，而可轻耶！弟是以效孔门之忠告，窃前贤之善道，卑善柔之贱态，附直谅之后列，直欲以完名全节付二老，故遂不自知其犯于不可则止之科耳。虽然，二老何如人耶，夫以我一无要紧之人，我二老犹时时以迂善改过望之，况如耿老，而犹不可以迂善去恶之说进乎？而安敢以不可则止之戒事二老也。

偶有匡庐之兴，且小楼不堪热毒，亦可因以避暑。秋凉归来，与兄当大讲，务欲成就世间要紧汉矣。

寄答耿大中丞

观二公论学，一者说得好听，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说得未见好听，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己能行，亦众人之所能行也。己能行而后言，是谓先行其言；己未能行而先言，则谓言不顾行。吾从其能行者而已，吾从众人之所能行者而已。

夫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己之善与人同也，是无己而非人也，而何己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己之皆可能，是人之善与己同也，是无人而非己也，而何人之不可从？此无人无己之学，参赞位育之实，扶世立教之原，盖

真有见于善与人同之极故也。今不知善与人同之学，而徒慕舍己从人之名，是有意于舍己也。有意舍己，即是有己；有意从人，即是有入。况未能舍己而徒言舍己以教人乎？若真能舍己，则二公皆当舍矣。今皆不能舍己以相从，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己言也？教人以舍己，而自不能舍，则所云舍己从人者妄也，非大舜舍己从人之调也。言舍己者，可以反而思矣。

真舍己者，不见有己。不见有己，则无己可舍。无己可舍，故曰舍己。所以然者，学先知己故也。真从人者，不见有人。不见有人，则无人可从。无人可从，故曰从人，所以然者，学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己而但言舍己，不知人而但言从人，毋怪其执吝不舍，坚拒不从，而又日夜言舍己从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他，扶世立教之念为之崇也。扶世立教之念，先知先觉之任为之先也。先知先觉之任，好臣所教之心为之驱也。以故终日言扶世，而未尝扶得一时，其与未尝以扶世为己任者等耳。终日言立教，未尝教得一人，其与未尝以立教为己任者均焉。此可耻之大者，所谓“耻其言而过其行”者非耶！所谓“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者又非耶！

吾谓欲得扶世，须如海刚峰之悯世，方可称真扶世人矣，欲得立教，须如严寅所之宅身，方可称真立教人矣。然二老有扶世立教之实，而绝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虽绝口不过扶世立教之言，人亦未尝不以扶世立教之实归之。今无其实，而自高其名，可乎？

且所谓扶世立教，参赞位育者，虽聋瞽侏跛亦能之，则

仲子之言，既已契于心矣，纵能扶得世教，成得参赞位育，亦不过能侏跛聋瞽之所共能者，有何奇巧而必欲以为天下之重而任之耶！若不信侏跛聋瞽之能参赞位育，而别求所谓参赞位育以胜之，以为今之学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则亦不得谓之参赞位育矣。是一己之位育参赞也，圣人不如是也。

卷二 书答

与庄纯夫

日在到，知葬事毕，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余年，情境甚熟，亦犹作客并州既多时，自同故乡，难遽离割也。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兼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若平日有如宾之敬，齐眉之诚，孝友忠信，损己利人，胜似今世称学道者，徒有名而无实，则临别犹难割舍也。何也？情爱之中兼有妇行妇功妇言妇德，更令人思念尔。尔岳母黄宜人是矣。独有讲学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余则皆今人所未有也。我虽铁石作肝，能不慨然！况临老各天，不及永诀耶！已矣，已矣！

自闻讣后，无一夜不入梦，但俱不知是死。岂真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谨慎，必不轻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脱洒耳。既单有魂灵，何男何女，何远何近，何拘何碍！若犹如旧日拘碍不通，则终无出头之期矣。即此魂灵犹在，便知此身不死，自然无所拘碍，而更自作拘碍，可乎？即此无拘无碍，便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更无别有西方世界也。

纯夫可以此书焚告尔岳母之灵，俾知此意。勿贪托生之乐，一处胎中，便有隔阴之昏；勿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养，顿忘却前生自由自在夙念。报尽业现，还来六趣，无有穷时矣。

尔岳母平日为人如此，决生天上无疑。须记吾语，莫忘却，虽在天上，时时不忘记取，等我寿终之时，一来迎接，则转转相依，可以无错矣。或暂寄念佛场中，尤妙。或见我平生交游，我平日所敬爱者，与相归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贪受胎，再托生也。纯夫千万焚香化纸钱，苦读三五遍，对灵叮嘱，明白诵说，则宜人自能知之。

复焦弱侯

冲庵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尚未知税驾之处，而约我于明月楼。舍稳便，就跋涉，株守空山，为侍郎守院，则亦安用李卓老为哉！计且住此，与无念、凤里、近城数公朝夕龙湖之上，所望兄长尽心供职。

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此其人身心俱劳，无足言者。独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

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身心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赵文肃先生云：“我这个嘴，张子这个脸，也做了阁老，始信万事有前定。只得心闲一口，便是便宜一日。”世间功名富贵，与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缚人，人自束缚耳。

有《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附往请教。大抵圣言切实有用，不是空头，若如说者，则安用圣言为耶！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龙溪先生者。弟旧收得颇全，今俱为人取去。诸朋友中读经既难，读大慧《法语》又难，惟读龙溪先生书无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后世不浅矣。杨复所《心如谷种论》及《惠迪从逆》作，是大作家，论首三五翻，透彻明甚可惜末后作道理不称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学者，官重于名，名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循环相生，而卒归重于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弃名如敝帚矣。无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学，多以我辈为真光棍也。于此有耻，则羞恶之心自在。今于言不顾行处，不知羞恶，而恶人作耍，所谓不能三年丧而小功是察是也。悲夫！

近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同学上亲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则由于能自知。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

也。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妄以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则不失人，不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一人之爱憎，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秽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但取一概顺己之侣，尊己之辈，则天下之士不来矣。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柯若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能如彼“尚论”切实可用也。极知世之学者以我此言为妄诞逆耳，然逆耳不受，将未免复蹈同心商证故辙矣，则亦安用此大官以诳朝廷，欺天下士为哉！毒药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关云长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负孔子、孟轲者而顾不如一关义勇武安王者也。

苏长公例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长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真洪钟大吕，大扣大鸣，小扣小应，俱系精神髓骨所在，弟今尽数录出，时一披阅，心事宛然，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憾不得再写一部，呈去请教尔。倘印出，令学生子置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毕具矣。

龙溪先生全刻，千万记心遗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观也。盖《近溪语录》须领悟者乃能观于言语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绳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脱门，得者读之足以印心，

未得者读之足以证人也。

又与焦弱侯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此至。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我，又恐林

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拙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货，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未。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复邓鼎石

杜甫非耒阳之贤，则不免于大水之厄；相如非临邛，则程郑、卓王孙辈当以粪壤视之矣。势到逼迫时，一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价，理势然也，第此时此际大难为区处耳。谨谢！谨谢！

焦心劳思，虽知情不容已，然亦无可如何，祇得尽吾力之所能为者。闻长沙、衡、永间大熟，襄、汉亦好，但得官为余本，付托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麦或米，令惯余上户，各赍银两，前去出产地面余买，流水不绝，运到水次。官复定为平价，贫民来余者，不拘银数多少，少者虽至二钱三钱亦与方便。但有银到，即流水收银给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余者有利则乐于趋事，而余本自然不失；贫民来转余者既有粮有米，有谷有麦，亦自然不慌矣。至于给票发谷之间，简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滞，则自有仁慈父母在。且当此际，便一分，实受一分赐，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

仆谓在今日，其所当为，与所得为，所急急为者，不过如此。若曰“救荒无奇策”，此则俗儒之妄谈，何可听哉！世间何事不可处，何时不可救乎？尧无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汤无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彼谓蓄积多而备先具者，特言其预备之一事耳，非临时救之之策也。惟是世人无才无术，或有才术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趋避，故亦遂

因循不理，安坐待毙。然虽自谓不能，而未敢遽谓人皆不能也。独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为者，便谓人决不能为，而又敢猖为大言曰：“救荒无奇策。”呜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则俗儒之为天下虐，其毒岂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难，不其然乎！”今人尽知才难，尽能言才难，然竟不知才之难，才到面前竟不知爱，幸而知爱，竟不见有若己有者，不啻若自其己出者。呜呼！无望之矣！

举春秋之天下，无有一人能惜圣人之才者，故圣人特发此叹，而深羨于唐、虞之隆也。然则才固难矣，犹时有之；而惜力者则千古未见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当其位。入齐而知晏平仲，居郑而知郑子产，闻吴有季子，直往观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灭而不见哉！然则孔子之叹才难，非直叹才难也，直叹惜才者之难也；以为生才甚难，甚不可不爱惜也。

夫才有巨细。有巨才矣，而不得一第，则无凭，虽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凭据，可藉手以荐之矣，而年已过时，则虽才如张襄阳，亦安知听者不以过时而遂弃，其受荐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当此数者，则虽大才又安所施乎？故

非自己德望过人，才学冠世，为当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

与曾中野

昨见公，令我两个月心事，顿然冰消冻解也。乃知向之劝我者，祇为我添油炽薪耳。而公绝无一语，勤渠之意愈觉有加，故我不觉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复与柳老为怨矣。

夫世间是与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群公劝我者不曾于是非之外有所发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为好合，是以险侧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蜜腹剑，皆不顾之矣，以故，所是愈坚而愈不可解耳。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仆，隐者也，负气人也。路见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亲当其事哉！然其实乃痴人也，皆为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胜友，其迷何时返乎？以此思胜己之友，一口不可离也。

嗟乎！楚倥既逝，而切骨之谈罔闻，友山日疏，而苦口之言不至。仆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耶。自今已矣，不复与柳老为怨矣。且两人皆六十四岁矣，纵多寿考，决不复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明矣。如仆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气尚在，可笑也已！

与曾继泉

闻公欲薙发，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则妻妾田宅何所寄托；有妻妾田宅，则无故割弃，非但不仁，亦甚不义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胜出家万倍。今试问公果能持钵沿门丐食乎？果能穷饿数日，不求一餐于人乎？若皆不能，而犹靠田作过活，则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

我当初学道，非但有妻室，亦且为宰官，奔走四方，往来数万里，但觉学问日日得力耳。后因寓楚，欲亲就良师友，而贱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归。然有亲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余又以尽数交与，只留我一身在外，则我黄宜人虽然回归，我实不用牵挂，以故我得安心寓此，与朋友嬉游也。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

如公壮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业不大，又正好过日子，不似大富贵人，家计满目，无半点闲空也。何必落发出家，然后学道乎？我非落发出家始学道也。千万记取！

答刘方伯书

此事如饥渴然：饥定思食，渴定思饮。夫天下易尝有不思食饮之人哉！其所以不食饮者有故矣：病在杂食也。今观大地众生，谁不犯是杂食病者。杂食谓何？见小而欲速也，所见在形骸之内，而形骸之外则不见也，所欲在数十世之久，而万亿世数则不欲也。

夫功名富贵，大地众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内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终其身役役焉劳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岁而后止。是百岁之食饮也，凡在百岁之内者所共饥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犹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儿须为子孙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于是卜宅而求诸阳，卜地而求诸阴，务图吉地以履荫后人，是又数十世之食饮也。凡贪此数十世之食饮者所共饥渴而求也。故或积德于冥冥，或施报于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为类至赜至众。然皆贪此一口无穷茶饭以贻后人耳。而贤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劳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为也，况复劳其形骸，以为儿孙作牛马乎？男儿生世，要当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则饥渴以求之，亦自无所不至矣。不知名虽长久，要与天壤相敝者也。故天地有尽，则此名亦尽，安得久乎？而达者又笑之曰：“名与身孰亲？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谓之愚矣，况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

然则名不亲于身审矣，而乃谓“疾没世而名不称”者，又何说也？盖众人之病病在好利，贤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诱之，则其言不入。夫惟渐次导之，使令归实，归实之后，名亦无有，故曰“夫子善诱”。然颜氏没而能知夫子之善诱者亡矣，故颜子没而夫子善诱之术遂穷。

吁！大地众生惟其见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饮者尽若此止矣，而达者其谁乎？而欲其思孔、颜之食饮者，不亦难乎？故愚谓千载而下，虽有孔子出而善诱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饥渴，以就吾之食饮也。计惟有自饱自歌自饮自舞而已。况如生者，方外托身，离群逃世，而敢嘖嘖哓哓，不知自止，以犯非徒无益而且有祸之戒乎！然则今之自以为孔子而欲诱人使从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于颜子之外也，其谁兴饥渴之怀，以与我共食饮乎此也耶！纵满盘堆积，极山海之羞，尽龙凤之髓，跪而献纳，必遭怒遣而诃斥矣。纵或假相承奉，聊一举筋，即吐秽随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饮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与之共也。然则生孔子之后者，讲学终无益矣，虽欲不落发出家，求方外之友以为伴侣，又可得耶！然则生乎今之世，果终莫与共食饮也欤？诚终莫与共食饮也已！

答庄纯夫书

学问须时时拈掇，乃时时受用，纵无人讲，亦须去寻人讲。盖日讲则日新，非为人也，乃专专为己也。龙溪、近溪

二大老可以观矣。渠岂不知此事无巧法耶？佛袒真仙，大率没身于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即差却题目矣。

与周友山书

不肖株守黄、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览黄鹤之胜，尚未眺晴川、游九峰也，即蒙忧世者有左道惑众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实未曾会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称，弟实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闻，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忧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

即日加冠畜发，复完本来面目，侍者，人与圆帽一顶，全不见有僧相矣。如此服善从教，不知可逭左道之诛否？想仲尼不为已甚，诸公遵守孔门家法，决知从宽发落，许其改过自新无疑。然事势难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约，不肯轻恕，务欲穷之于其所往，则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于此进退维谷，将欲“明日遂行”，则故旧难舍；将遂“微服过宋”，则司城贞子未生。兄高明为我商之如何？

然弟之改过实出本心。盖一向以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于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系误犯，则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则更宜加奖，供其馈食，又不但直赦其过误已也。倘肯如此，弟当托兄先容，纳拜大宗师门下，从头指示孔门“亲民”学术，庶几行年六十有五，犹知六十四岁之非乎！

又与周友山书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无眷属之乐，又无朋友之乐，茕然孤独，无与晤语，只有一塔墓室可以盾骸，可以娱老，幸随我意，勿见阻也！至于转身之后，或遂为登临之会，或遂为读书之所，或遂为瓦砾之场，则非智者所能逆为之图矣。

古人所见至高，只是合下见得甚近，不能为子子孙孙万年图谋也。汾阳之宅为寺，马隧之第为园，可遂谓二老无见识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劳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料其孙太康遂为羿所篡而失天下，则虽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

元世祖初平江南，问刘秉忠曰：“自古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后当何人得之？”秉忠对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后定都燕京，筑城掘地，得一石匣，开视，乃一匣红头虫，复诏问秉忠。秉忠对曰：“异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

由此观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即问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为不祥，侃然致对，视亡若存，真英雄豪杰，诚不同于时哉！秉忠自幼为僧，世祖至大都见之，乃以释服相从军旅间，末年始就冠服，为元朝开国元老，非偶然也。

我塔事无经营之苦，又无抄化之劳，听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规制耳。想兄闻此，必无疑矣。

与焦漪园

弟今文居武昌矣。江汉之上，独自遨游，道之难行，已可知也；“归欤”之叹，岂得已耶！然老人无归，以朋友为归，不知今者当归何所欤！汉阳城中，尚有论说到此者，若武昌则往来绝迹，而况谭学！写至此，一字一泪，不知当向何人道，当与何人读，想当照旧薤发归山去矣！

与刘晋川书

昨约其人来接，其人竟不来，是以不敢独自闯入衙门，恐人疑我无因自至，必有所干与也。今日暇否？暇则当堂遣人迎我，使衙门中人，尽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缘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于人，不得不谨防其谤我者，非尊贵相也。

与友朋书

顾虎头虽不通问学，而具只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学问，又具只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识见，有才料，有胆气，智仁勇三事皆备。周善藏，非万全不发，故人但见其巧于善刀，而不见其能于游刃。顾善发，然发而人不见，故人但见其能于游刃，而不见其巧于善刀。周收敛之意多，平生唯知为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胶漆难并矣。顾发扬意多，平生惟不私己，以故相爱甚博而其情似不专。然情之所专，爱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只眼也。吾谓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为知所眩，能爱人而不为爱所蔽，能用人而不为人所用者也。周装聋作哑，得老子之体，是故与之语清净宁一之化，无为自然之用，加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谓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顾托孤寄命，有君子之风，是故半夜叩门，必不肯以亲为解，而况肩钜任大，扶危持颠，肯相辜负哉！是国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顾通州人，周麻城人。

答刘晋川书

弟年近古稀矣，单身行游，只为死期日逼，阎君铁棒难支，且生世之苦目击又已如此，使我学道之念转转急迫也。既学道不得不资先觉；资先觉，不得不游四方；游四方，不得不独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属徒有家乡之念，童仆俱有妻儿之思，与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则难留，是以尽遣之归，非我不愿有亲随，乐于独自孤苦也。为道日急，虽孤苦亦自甘之，盖孤苦日短而极乐世界日长矣。

久已欲往南北二都为有道之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闻二都朋友又胜矣。承示吴中丞札，知其爱我甚。然顾通州虽爱我，人品亦我所师，但通州实未尝以生死为念也。此间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则舍此何之乎？今须友山北上，公别转，乃往南部一游。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当安心度日，以与之友，似又不必奔驰而自投苦海矣。吴中丞虽好意，弟谓不如分我俸资，使我盖得一所禅室于武昌城下。

草草奉笑，可即以此转致之。

别刘肖川书

“大”字，公要药也。不大，则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汉不能庇人而终身受庇于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于人者也。凡大人见识力量与众不同者，皆从庇人而生，日充日长，日长日昌。若徒荫于人，则终其身无有见识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于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则庇荫于父母，居官则庇荫于官长，立朝则求庇荫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荫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荫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荫于班、马，种种自视，莫不皆自以为男儿，而其实则皆该子而不知也。豪杰凡民之分，只从庇人与庇荫于人处识取。

答友人书

或曰：“李卓吾谓暴怒是学，不亦异乎！”有友答曰：“卓老断不说暴怒是学，当说暴怒是性也。”或曰：“发而皆中节方是性，岂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发中有的。”

叮吁！夫谓暴怒是性，是诬性也；谓暴怒是学，是诬学也。既不是学，又不是性，吾真不知从何处而来也，或待因

缘而来乎？每见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岂特暴哉！纵遭反噬，亦所甘心，虽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复见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顾之士，怒又不知向何处去，喜又不知从何处来矣。则虽谓吾暴怒可也，谓吾不迁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昨闻大教，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夫妇人不出阊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但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短见者只见得百年之内，或近而子孙，又近而一身而已；远见则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极千百千万亿劫不可算数譬喻之域是已。短见者祇听得街谈巷议、市井小儿之语，而远见则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于圣言，更不惑于流俗僧爱之口也。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此盖孔圣人所以周流天下，庶几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视之为短见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与此人何与，但恐傍观者丑耳。

自今观之，邑姜以一妇人而足九人之数，不妨其与周、召、

太公之流并列为十乱；文母以一圣女而正《二南》之《风》，不嫌其与散宜生、太颠之辈并称为四友。彼区区者特世间法，一时太平之业耳，犹然不敢以男女分别，短长异视，而况学出世道，欲为释迦老佛、孔圣人朝闻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闾巷小人闻之，尽当责以窥观之见，索以利女之贞，而以文母、邑姜为罪人矣，岂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负远见之士，须不为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可也。若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则亦市井小儿而已矣。其为远见乎，短见乎，当自辨也。余谓此等远见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数百年积德未易生也。

夫薛涛，蜀产也，无微之闻之，故求出使西川，与之相见。涛因定笔作《四友赞》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贞元杰匠也，岂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涛者，犹能使人倾千里慕之，况持黄面老于之道以行游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闻庞公之事乎？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愿公师其远见可也。若曰“待吾与市井小儿辈商之”，则吾不能知矣。

复耿侗老书

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育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饥能饱，又

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是岂得谓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众人咸谓其能知未来过去事，争神怪之。夫过去则予已知之矣，何待他说；未来则不必知，又何用他说耶！故曰“智者不惑”。不惑于新奇，以其不忧于未来之祸害也。故又曰“仁者不忧”。不忧祸于未来，则自不求先知于幻说而为新奇所惑矣。此非真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孰能当之。故又曰“勇者不惧”。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后能不厌于平常，不惑于新奇，则世人之欲知未来，而以蜀仙为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无勇，而智实力之先矣。

与李惟清

昨领教，深觉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声闻佛矣。青州夫子之乡，居常未曾闻有佛号，陡然剧谈至此，真令人欢悦无量。

蒙劝谕同皈西方，甚善。但仆以西方是阿弥陀佛道场，是他一佛世界，若愿生彼世界者，即是他家儿孙。既是他家儿孙，即得暂免轮回，不为一切天堂地狱诸趣所摄是的。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亲儿孙，得近佛光，得闻佛语，至美矣。若上品之中，离佛稍远，上品之下，见面亦难，况中

品与下品乎。是以虽生彼，亦有退堕者，以佛又难见，世间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间念即堕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四方者之所当知也。若仆则到处为客，不愿为主，随处生发，无定生处。既为客，即无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游四方，而以西方佛为暂时主人足矣，非若公等发愿生彼，甘为彼家儿孙之比也。

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即便有佛，但有佛，即使是我行游之处，为客之场，佛常为主，而我常为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仆千万亿劫之果者，观仆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时与西方佛坐谈，或时与十方佛共语，或客维摩净土，或客祇洹精舍，或游方丈、蓬莱，或到龙宫海藏。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何必拘拘如白乐天之专往兜率内院，天台智者永明寿禅师之专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当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当生彼，何必相拘。

所谕禁杀生事，即当如命戒杀。又谓仆性气市者，此则仆膏肓之疾，从今闻教，即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得入阿修罗之域，与毒龙魔王等为侣矣。

与明因

世上人总无甚差别，唯学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

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既不知我，不信我，又与之辩，其为惑益甚。若我则直为无可奈何，只为汝等欲学出做法者或为魔所挠乱，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头作魔王以驱逐之，若汝等何足与辩耶！况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饮之辈。我为出世人，光彩不到他头上，我不为出世人，羞辱不到他头上，如何敢来与我理论！对面唾出，亦自不妨，愿始终坚心此件大事。释迦佛出家时，净饭王是其亲爷，亦自不理，况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间情量为之？

与焦弱侯

兄所见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渊之悬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为可喜，则必以今日之卓吾为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时时憎我，而不知实时时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药石，弟今实亲领之矣。

闻有欲杀我者，得兄分割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则以为生在中国而不得中国半个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为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劝我复反龙湖乎？龙湖未是我死所，有胜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嗟！以邓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死于保定慵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赵大洲之禾，

况卓吾子哉！与其不得朋友而死，则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犹闻侠骨之香，死犹有烈士之名，岂龙湖之死所可比耶！大抵不肯死于妻孥之手者，必其决志欲死于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见者也。唯世无朋友，是以虽易见而卒不见耳。我岂贪风水之人耶！我岂坐枯禅，图寂灭，专一为守尸之鬼之人耶！何必龙湖而后可死，认定龙湖以为冢舍也！

更可笑者：一生学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荫后人，乃谓孔林风水之好足以庇荫孔子，则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泽之远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万万世之同守斯文一脉者，乃学其讲道学，聚徒众，收门生，以博名高，图富贵，不知孔子何尝为求富贵而聚徒党乎？贫贱如此，患难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欢然从之，不但饿陈、蔡，被匡围，乃见相随不舍也。若如今人，一同无官则弟子离矣，一口无财则弟子散矣，心悦诚服其谁乎？非无心悦诚服之人也，无可以使人心悦诚服之师也。若果有之，我愿为之死，莫劝我回龙湖也！

与弱侯

客生曾对我言：“我与公大略相同，但我事过便过，公则认真耳。”余时甚愧其言，以谓“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然性气带得来是个不知讨便

宜的人，可奈何！时时得近左右，时时得闻此言，庶可渐消此不自爱重之积习也。”余时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认真，未免与仆同病，故敢遂以此说进。

苏长公云：“世俗俚语亦有可取之处：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余又见觚笔亦有甚说得好者：“乐中有忧，忧中有乐。”夫当乐时，众人方以为乐，而至人独以为忧，正当忧时，众人皆以为忧，而至人乃以为乐。此非反人情之常也，盖祸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人见以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权，是以终身常乐而不忧耳，所谓落便宜处得便宜是也。又乂笔云：“乐时方乐，忧时方忧。”此世间一切庸俗人态耳，非大贤事也。仆以谓“乐时方乐，忧时方忧”，此八个字，说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乐此乐也，若知我正忧此乐，则彼亦悔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独操上人之柄，不使权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为然否？

仆何如人，敢吐舌于兄之傍乎？聊有上管之窥，是以不觉潦例如许。

与方伯雨柬

去年詹孝廉过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犹能记忆老朽于龙湖之上，感念！汪本钶道公讲学，又道公好学。然好学可也，好讲学则不可以，好讲之于口尤不

可也。知公非口讲者，是以敢张言之。本钶与公同经，欲得公为之讲习，此讲即有益后学，不妨讲矣。呵冻草草。

与杨定见

世人之我爱者，非爱我为官也，非爱我为和尚也，爱我也。世人之欲我杀者，非敢杀官也，非敢杀和尚也，杀我也。我无可爱，则我劝直为无可爱之人耳，彼爱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杀，则我自当受天不杀之佑，杀我者不亦劳乎！然则我之加冠，非虑人之杀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长者，但未免偏听。故一切饮食耿氏之门者，不欲侗老与我如初，犹朝夕在武昌倡为无根言语，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终始为此辈败坏，须速达此意于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变，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为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迩，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觉，恐至觉时，噬脐又无及。此书览讫，即封寄友山，仍书一纸专寄古愚兄弟。

与杨凤里

医生不必来，尔亦不必来，我已分付取行李先归矣。我痢尚未止，其势必至十月初间方敢出门。到此时，可令道来

取个的信。塔屋既当时胡乱做，如今独不可胡乱居乎？世间人有家小、田宅、禄位、名寿、子孙、牛马、猪羊、鸡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稳当。我僧家清高出生之士，不见山寺尽在绝顶白云层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规制速为之！

又与杨凤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无雨，可谓顺利矣。我湖上屋低处就低处做，高处就高处做，可省十分气力，亦又方便。低处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独独一座，高出云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张众人念佛，专修西方，不许一个闲说嘴。曾继泉可移住大楼下，怀捷令上大楼歇宿。

与梅衡湘

答书二首附

承示系单于之颈，仆谓今日之颈不在夷狄，而在中国。中国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诸贤圣在，即日可系也，若外夷，则外之耳。外之为言，非系之也。惟汉时冒顿最盛强，与汉结怨最深。白登之辱，慢书之辱，中行说之辱，嫁以公主，纳之岁市，与宋之献纳何殊也！故贾谊慨然任之，然文

帝犹以为生事扰民，不听贾生之策，况今日四夷效顺如此哉！若我边彼边各相戕伐，则边境常态，万古如一，何足挂齿牙耶！

附衡湘答书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即有魔，如形之有影，声之有响，必然不相离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见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刚，各执刀剑宝杵拥护，无非为魔，终不若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答无穷也。自古英雄豪杰欲建一功，立一节，尚且屈耻忍辱以就其事，况欲成此一段大事耶！

又

丘长孺书来云，翁有老态，今人茫然。楨之于翁，虽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问家人，殊不尔。又读翁扇头细书，乃知转复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书》读之，笑语人曰：“如此老者，若与之有隙，只宜捧之莲

花座上，朝夕率大众礼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声价也！”

复麻城人书

谓身在是之外则可，谓身在非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恐有非于我，而后不敢为耳。谓身在害之外则可，谓身在利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无所利于我，而后不肯为耳。如此说话，方为正当，非漫语矣。

今之好饮者，动以高阳酒徒自拟，公知高阳之所以为高阳乎？若是真正高阳，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扑灭，不至劳民动众，不必损兵费粮，无地无兵，无处无粮，亦不必以兵寡粮少为忧，必待募兵于他方，借粮于外境也。此为真正高阳酒徒矣。方亚夫之击吴、楚也，将兵至洛阳，得剧孟，大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得剧孟，吾知其无能为矣。”一个博徒有何恒赫，能使真将军得之如得数千万雄兵猛将然？然得三十万猛将强兵，终不如得一剧孟，而吴、楚失之，其亡便可计日。是谓真正高阳酒徒矣。是以周侯情愿为之执杯而控马首也。汉淮阴费千金觅生左车，得即东向坐，西向侍，师事之。以此见真正高阳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识才尊贤又如此，故吾以谓真正高阳酒徒可敬也，彼盖真知此辈之为天下宝，又知此辈之为天下无价宝也，是以深宝惜之，纵然涓滴不入口，亦当以高阳酒徒目之矣。

曾闻李邢州之饮许赵州云：“白眼风尘一酒后，吾徒犹足傲当时；城中年少空相慕，说着高阳总不知。”此诗俗子辈视之，便有褒贬，吾以为皆实语也，情可哀也。漫书到此，似太无谓，然亦因公言发起耳，非为公也。

时有麻城人旧最相爱，后两年不寄一书，偶寄书便自谓高阳酒徒，贪杯无暇，是以久旷。又自谓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问我于利害是非之内。其尊己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岂不为余之良朋胜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实如此，则其沉溺利害是非为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时间灵、夏兵变，因发愤感叹于高阳，遂有“二十分识”与“因记往事”之说。设早闻有梅监军之命，亦慰喜而不发愤矣。

与河南吴中丞书

仆自禄仕以来，未尝一日获罪于法禁；自为下僚以来，未尝一日获罪于上官。虽到处时与上官连，然上官终不以我为连己者，念我职员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参禅以来，不敢一日触犯于师长，自四十岁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触犯于友朋。虽时时与师友有诤有讲，然师友总不以我为嫌者，知我无诤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迺居武昌，甚得刘晋老之力。昨冬获读与晋老书，欲仆速离武昌，感觉远地持至意。兹因晋老经过之便，谨付《焚书》四册，盖新刻也。能发人道心，故附请教。

答陆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为虑，盖此辈舍舟无能为也。特中原有好者，多引结之以肆其狼贪之欲，实非真奸雄也，特为高丽垂涎耳。诸老素食厚禄，抱负不少，卓异屡荐，自必能博此蜂蛰，似不必代为之虑矣。晋老此时想当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见有半个奇伟卓绝之士在其肺腑之间，则亦比今之食禄者聪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练熟素养，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诚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变态，便仓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热甚，寸丝不挂，故不敢出门。

与周友山

晋老初别，尚未觉别，别后真不堪矣。来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尝见有与我绸缪者，但不见我触犯之过，免其积怒，即为幸事，安得绸缪也！刘晋老似稍绸缪矣，然皆以触犯致之。以触犯致绸缪，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与友山

疏中“且负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负知己，故生杀不

计，况毁誉荣辱得丧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负之以自取名耶？不闻康德涵之救李献吉乎；但得脱献吉于狱，即终身废弃，受刘谨党诬而不悔，则以献吉知己也。士为知己死，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废弃欤！但此语只可对死江陵与活温陵遭耳，持以语朝士，未有不笑我说谎者。今惟无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负固，壮哉梅公之疏请也，莫谓秦遂无人也！令师想必因其弟高迁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复与我计较矣。我于初八夜，梦见与侗老聚，颜甚欢悦。我亦全然忘记近事，只觉如初时一般，谈说终日。此梦又不是思忆，若出思忆，即当略记近事，安得全无影响也。我想日月定有复圆之日，圆日即不见有蚀时迹矣。果如此，即老汉有福，大是幸事，自当复回龙湖，约兄同至天台无疑也。若此老终始执拗，未能脱然，我亦不管，我只有尽我道理而已。谚曰：“冤仇可解不可结。”渠纵不解，我当自有以解之，刘伯伦有言：“鸡肋不足以当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老终当为我一笑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虑，然在今日实力极盛之时，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为梗，庙堂专阉竟无石画，是则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围棋，收租筑室，自为长计耶？

寄京友书

弟今秋苦痢，一疾几废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学道，虽百般富贵，至于上登转轮圣王之位，终不足

以易其一盼者，以为此分段之身，祸患甚大，虽转轮圣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穷苦极劳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间一个极拙痴人矣。舍此富贵好日子不会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麦，坐令鸟鹊巢其顶乎？想必有至富至贵，世间无一物可比尚者，故竭尽此生性命以图之。在世间顾目前者视之，似极痴拙，佛不痴拙也。今之学者，不必言矣。中有最号真切者，犹终日皇皇计利避害，离实绝根，以宝重此大患之身，是尚得力学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

与焦弱侯书

昨闲步清凉，瞻拜一拂郑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乡先哲前贤也。一拂自少至老读书此山寺，后之人思慕遗风，祠而祀之。今兄亦读书寺中，祠既废而复立，不亦宜乎！归来读《江宁初志》，又知一拂于余，其先同为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随王审知入闽，遂为闽人，则余于先生为两地同乡，是亦余之乡先哲前贤也。且不独为兄有，而亦不必为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风，虽日闲步以往，反使余载璧而还，谁谓昨日之步竟是闲步乎？余实于此有荣耀焉！

夫先生，王半山门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切实至，盖其心俱以民政为急，国储为念。但半山过

于自信，反以忧民爱国之实心，翻成毒民误国之大害。先生切于目击，乃不顾死亡诛灭之大祸，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离窜逐，年至八十，然后老此山寺。故予以为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过乡党自好者之所歆羨，谁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为何物，无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砺名行，一毫不敢自离于绳墨，而遂忘却盐梅相济之大义，则其视先生为何如哉！余以为一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

今先生之祠既废而复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断然不专专为一拂故也。吾乡有九我先生者，其于先哲，尤切景仰；其于爱民忧国一念尤独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凉间，慨然感怀，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闻之邻近故老，犹能道一拂先生事，而旧祠故址，废莫能考，则以当时无有记之者，记之者非兄与九我先生欤？先贤者，后贤之所资以模范；后贤者，先贤之所赖以表章。立碑于左，大书姓字，吾知兄与九老不能让矣。吁！名垂万世，可让也哉！

复士龙悲二母吟

杨氏族孙，乃近从兄议，继嗣杨虚游先生之于之后，非继嗣李翰峰先生之后也。非翰峰之后，安得住翰峰之宅？继杨姓而住李宅，非其义矣。杨氏族孙又是近议立为虚游先生

之子之后，亦非是立为李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之后也。非翰峰之妹之后，又安得朝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为辞也？继杨虚游先生之子之后，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于李氏之门，尤非义矣。虽欲不窥窬强取节妹衣食之余，不可得矣。交构是非，诬加翰峰先生嗣孙以不孝罪逆恶名，又其势之所必至矣。是使之争也，我辈之罪也，亦非杨氏族孙之罪也。幸公虚心以听，务以翰峰先生为念，翰峰在日，与公第一相爱，如仆旁人耳，仆知公必念之极矣。念翰峰则必念及其守节之妻顾氏，念及其守节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孙无疑矣。

夫翰峰合族无一人可承继者，仅有安人顾氏生一女尔。翰峰先生没而后招赘姓张者，入赘其家，生两儿，长养成全，皆安人顾氏与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见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香火矣。而婿与女又皆不幸早世，故两节妇咸以此孙朝夕奉养为安，而此孙亦藉以成立。弱侯与公等所处如此，盖不过为翰峰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近闻此孙不爱读书，稍失色养于二大母，此则双节平日姑息太过，以致公之不说，而二大母实未尝不说之也。仆以公果念翰峰旧雅，只宜抒师教之，时时勤加考省，乃为正当。若遽为此儿孙病而别有区处，皆不是真能念翰峰矣。

夫翰峰之妹，一嫁即寡，仍归李家。翰峰在日，使与其嫂顾氏同居南北两京，相随不离；翰峰没后，顾氏亦寡，以故仍与寡嫂同居。计二老母前后同居已四十余年，李氏妹又旌表著节，翕然称声于白门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双节”悬其庐，二母相安，为日已久，当不以此孙失孝敬而遂欲从杨

氏族孙以去也。此言大为李节妇诬矣，稍有知者决不肯信，而况于公。大抵杨氏族孙贫甚，或同居，或时来往，未免垂涎李节妇衣簪之余，不知此皆李翰峰先生家物，杨家安得有也。且节妇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为此族孙取去，李节妇一日在世，又复靠谁乎？种种诬谤，尽从此生。唯杨归杨，李归李，绝不相干，乃为妥当。

复晋川翁书

往来经过者颂声不辍，焦弱侯盖屡谈之矣。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以翁当其任，自然大力士民倚重，在道恃赖，但贵如常处之，勿作些见识也。果有大力量，自然默默斡旋，人受其赐而不知。若未可动，未可信，决须忍耐以须时。《易》之蛊曰：“干母之蛊，不可贞。”言虽于蛊，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相忤，虽欲干办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干父用誉。”而夫子传之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言父所为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干之，反称誉其父，反以父为有德，如所云“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者。如是则父亲喜悦，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变蛊成治无难矣。倘其父终不肯变，亦只得随顺其间，相几而动。夫臣子之于君亲，一理也。天下之财皆其财，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则得忍受。但有大贤在其间，必有调停之术，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调停于下，断不可拂逆于上。叔台相见，一诵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

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阳明先生与杨邃庵书极可玩，幸置座右！

书晋川翁寿卷后

此余丙申中坪上笔也，今又四载矣，复见此于白下。览物思仁寿，意与之无穷。公今暂出至淮上，淮上何足烦公耶！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尝无才也，然亦不多才。唯不多才，故见才尤宜爱惜，而可令公卧理淮上邪！在公虽视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选贤择才，使布列有位，以辅主安民，则居中为便。吾见公之入矣，入即持此卷以请教当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将何以辅佐圣主，择才图治？当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决不难于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为公寿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载矣。时事如棋，转眼不同，公当系念。

会期小启

会期之不可改，犹号令之不可反，军令之不可二也。故重会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会，重会以故重会期。仆所以屡推辞而不欲会者，正谓其无重道重友之人耳。

若重道，则何事更重于道会也耶！故有事则请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废众会也，况可遽改会期乎？若欲会照旧是十六，莫曰“众人皆未必以会为重，虽改以就我亦无妨。”噫！此何事也！众人皆然，我独不敢，亦望庶几有以友朋为重，以会为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众人之重道乎？我实不敢以为然，故以请教。

与友人书

古圣之言，今人多错会，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洁矩也。试举一二言之。

夫尧明知朱之嚣讼也，故不传以位；而心实痛之，故又未尝不封之以国。夫子明知鲤之痴顽也，故不传以道；而心实痛之，故又未尝不教以《礼》与《诗》。又明知《诗》、《礼》之言终不可入，然终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终不以不入而遽强。以此知圣人之真能爱子矣。乃孟氏谓舜之喜象非伪喜，则仆实未敢以谓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己杀也，然非真心喜象则不可以解象之毒，纵象之毒终不可解，然舍喜象无别解之法矣。故其喜象是伪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伪也。若如轲言，则是舜不知象之杀己，是不智也。知其欲杀己而喜之，是喜杀也，是不诚也。是尧不知朱之嚣讼，孔不知鲤之痴顽也，不明甚矣。故仆谓舜为伪喜，非过也。以其情其势，虽欲不伪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养不中，才者养

不才，其道当如是也。养者，养其体肤，饮食衣服宫室之而已也。如尧之于朱，舜之于象，孔之于伯鱼，但使之得所养而已也，此圣人所以为真能爱子与悌弟也。此其一也。

又观古之狂者，孟氏以为是其为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为志大故动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与言或不相掩。如此，则狂者当无比数于天下矣，有何足贵而故思念之甚乎？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势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间，既与人同生，又安能与人独异。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贡高耳，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观者见其狂，遂指以为猛虎毒蛇，相率而远去之。渠见其狂言之得行也，则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圣人视之若无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吓人而吾听之若不闻，则其狂将自歇矣。故唯圣人能医狂病。观其可子桑，友原壤，虽临丧而歌，非但言之，旦行之而自不掩，圣人绝不以为异也。是千古能医狂病者，莫圣人若也。故不见其狂，则狂病自息。又爱其狂，思其狂，称之为善人，望之以中行，则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仆之所谓夫子之爱狂者此也。盖唯世间一等狂汉，乃能不掩于行。不掩者，不遮掩以自盖也，非行不掩其言之谓也。

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养，不可弃，只可顺，不可逆。逆则相反，顺则相成。是为千古要言。今人皆未知圣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成栽培倾覆之常理。

复顾冲庵翁书

某非负心人也，况公盖世人豪；四海之内，凡有目能视，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无不愿奔走追陪，藉一顾以为重，归依以终老也，况于不肖某哉！公于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隐天中山以来，再卜龙湖，绝类逃虚近二十载，岂所愿哉！求师访友，未尝置怀，而第一念实在通海，但老人出门大难，诟谓公犹念之耶！

适病暑，侵侵晏寂，一接翰诲，顿起矣。

又书

昔赵景真年十四，不远数千里佯狂出走，访叔夜于山阳，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传以为奇。某自幼读之，绝不以为奇也。以为四海求友，男儿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视之，虽欲不谓之奇不得矣。向在龙湖，尚有长江一带为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来十余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发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发。可知发心容易，亲到实难，山阳之事未易当也。岂凡百尽然，不特此耶。抑少时或可勉强，乃至壮或不如少，老又决不如壮耶。抑景真若至今

在，亦竟不能也？计不出春三月矣。先此报言，决不敢食。

又书使通州诗后

某奉别公近二十年矣，别后不复一致书问，而公念某犹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犹然。然则某为小人，公为君子，已可知矣。方某之居哀牢也，尽弃交游，独身万里，戚戚无欢，谁是谅我者？其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非公则某为滇中人，终不复出矣。夫公提我于万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为上，故某亦因以获事公于青云之上，而自忘其身之为下也。则岂偶然之故哉！

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为天人而世莫知，犹未害也；公为一世大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将何赖耶？月今倭奴屯给釜山，自谓十年生聚，十年训练，可以安坐而制朝鲜矣。今者援之，中、边皆空，海陆并运，八年未已，公独鳌钓通海，视等乡邻，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耶！非公能忍，世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仇公，亦非仇国，未知公之为大人耳。诚知公之为大人也，即欲舍公，其又奚肯？

既已为诗四章，遂并述其语于此，亦以见某与公原非偶者。

附顾冲老送行序（顾养谦）

顾冲老《赠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

温陵李先生为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恳乞致其仕去。

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书郎来守姚安，难万里，不欲携其家，其室人强从之。盖先生居常游，每适意辄留，不肯归，故其室人患之，而强与偕行至姚安，无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强留。然先生为姚安，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其为人汪洋停蓄，深博无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见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属、士民、胥隶、夷酋，无不化先生者，而先生无有也。此所谓无事而事事，无为而无不为者耶。

谦之备员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余，每与先生谈，辄夜分不忍别去，而自是先生不复言去矣。万历八年庚辰之春，谦以入贺当行。是时先生历官且三年满矣，少需之，得上其绩，且加恩或上迁。而侍御刘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去姚安而来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即欲去，不两月所，为上其绩而以荣名终也，不其无恨于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贽不敢也。需满以幸恩，是贪荣也，贽不为也。名声闻于朝矣而去之，是钓名也，贽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而两台皆勿许，于是先生还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鸡足。鸡足者，滇西名山也。两台知其意已决，不可留，乃为请于朝，得致其仕。

命下之日，谦方出都门还趋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别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贵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游山水间，未言归，归当以明年春，则甚喜。或谓谦曰：“李姚安始求去时，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迟迟也？何谓哉！”谦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于温陵者为？且温陵又无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则以其室人昼夜涕泣请，将归楚之黄安。盖先生女若婿皆在黄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愿得归黄安云。先生别号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别有传，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

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将穿三峡，览瞿塘、滟滪之胜，而时时过访其相知故人，则愿先生无复留，携其家人一意达黄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终初念，而后东西南北，唯吾所适，不亦可乎？先生曰：“诺。”遂行。

复澹然大士

《易经》未三绝，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绪，计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过暑毒，即回龙湖矣。回湖唯有主张净土，督课四方公案，更不作小学生钻故纸事也。参禅事大，量非根器浅弱者所能担。今时人最高者，唯有好名，无真实为生死苦恼怕欲求出脱也。日过一日，壮者老，少者壮，而老者又欲死矣。出来不觉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

不敢弃我尸，必欲装棺材赴土中埋尔。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渐多，当知去死亦不远，但得回湖上葬于塔屋，即是幸事，不须劝我，我自然来也。来湖上化，则湖上即我归成之地，子子孙孙道场是依，未可谓龙湖蕞尔之地非西方极乐净土矣。

为黄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首

黄安上人，为有慈母照居在堂，念无以报母，乃割肉出血，书写愿文，对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报答母慈。以为温清虽孝，终是小孝，未足以报答吾母也。即使勉强勤学，成就功名以致褒崇，亦是荣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慈母于苦海也。唯有勤精进，成佛道，庶可藉此以报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报父报母之事观之，则虽武周继述之大孝，不觉眇乎小矣。今观吾夫子之父母，至于今有耿光，则些小功名，真不足以成吾报母之业也。上人刺血书愿，其志盖如此而不敢笔之于文，则其志亦可悲矣！故余代书其意，以告诸同事云。

余初见上人时，上人尚攻举子业，初亦曾以落发出家事告余，余甚不然之。今年过此，乃秃然一无发之僧，余一见之，不免惊讶，然亦知其有真志矣。是以不敢显言，但时时略示微意于语言之间，而上人心实志坚，终不可以说辞诤也。今复如此，则真出家儿矣，他人可得比耶！因叹古人称学道

全要英灵汉子，如上人非真英灵汉子乎？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径往江西见王都堂，欲与之辩质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后自知其不如，乃从而卒業焉。故心斋亦得闻圣人之道，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清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溪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太岳。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今上人以此进道，又谁能先之乎？故称之为曰大孝。

真师二首

黄安二上人到此，时时言及师友之重。怀林曰：“据和尚平日所言师友，觉又是一样者。”余谓师友原是一样，有两样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即师，乃以四拜受业者谓之师；又不知师之即友，徒以结交亲密者谓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业也，则必不可与之友矣。师而不可以心腹告语也，则亦不可以事之为师矣。古人知朋友所系之重，故特加师字于友之上，以见所友无不可师者，若不可师，即不可友。大概言之，总不过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则师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即师者也。其师兄常恐师弟之牵于情而不能摆脱

也，则携之远出以坚固其道心；其师弟亦知师兄之真爱己也，遂同之远出而对佛以发其弘愿。此以师兄为友，亦以师兄为师者也，非友而师者乎？其师弟恐师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师称赞邓豁渠之语于师兄之前，其师兄亦知师弟之托意婉也，亦信念佛即参禅而不可以徒为念佛之计。此以师弟为友，亦以师弟为师者也，又非友而师者乎？故吾谓二上人方可称真师友矣。若泛泛然群聚，何益耶，宁知师友之为重耶！

故吾因此时时论及邓豁渠，又推豁渠师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谓我虽忝为豁渠之孙，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开示，宛然如在豁渠师祖之旁，又因以得闻阳明、心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无量何如也！今但不闻先生师友所在耳。余谓学无常师，“夫子焉不学”，虽在今日不免套语，其实亦是实语。吾虽不曾四拜受业一个人以为师，亦不曾以四拜传受一个人以为友，然比世人之时时四拜人，与时时受人四拜者，真不可同日而语也。我问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聋即哑，莫我告也。我又遍问此四拜于人者，此四拜于人者亦非聋即哑，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则师之下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时时四拜百拜屈指不能举其多，沙数不能喻其众乎？吾河以言吾师友于二上之前哉！

失言三首

余初会二上人时，见其念佛精勤，遂叙吾生平好高好洁之说以请教之。今相处日久，二上人之高洁比余当十百千倍，则高洁之 1 说为不当矣。盖高洁之说，以对世之委靡浑浊者

则为应病之药。余观世人恒无真志，要不过落在委靡浑浊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清行浊，了不见有好高好洁之实，而又反以高洁为余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岂宜以高洁之说进乎？对高洁人谈高洁，已为止沸益薪，况高洁十倍哉！是余蠢也。“过犹不及”，孔夫子言之详矣。委靡浑浊而不进者，不及者也；好为高洁而不止者，大过者也：皆道之所不载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莲台而证真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洁可矣。

复李渐老书

数千里外山泽无告之老，翁皆得而时时衣食之，则翁之禄，岂但仁九族，惠亲友已哉！感德多矣，报施未也，可如何！承谕烦恼心，山野虽孤独，亦时时有之。即此衣食之赐，既深以为喜，则缺衣少食之烦恼不言可知已。身犹其易者，筹而上之，有国则烦恼一国，有家则烦恼一家，无家则烦恼一身，所任愈轻，则烦恼愈减。然则烦恼之增减，唯随所任之重轻耳。世固未闻有少烦恼之人也，唯无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无身，更有何患？”无身则自无患，无患则自无恼。

吁！安得闻出世之旨以免此后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泽癯老晚年之第一烦恼处也。

卷三 杂述

卓吾论略

滇中作

孔若谷曰：吾犹及见卓吾居士，能论其大略云。

居士别号非一，卓吾特其一号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称曰卓，载在仕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言笃，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与笃，吾土音一也，故乡人不辨而两称之。”余曰：“此易矣，但得五千丝付铁匠胡同梓人，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无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笃亦我也。称我以‘卓’，我未能也；称我以‘笃’，亦未能也。余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并称卓、笃焉。

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得全数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莫知所长。长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蓑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论成，遂为同学所称。众谓“白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且彼贺意亦太鄙浅，不合于理。彼谓吾利口能言，至长大或能作文词，博夺人间富与贵，以救

贱贫耳，不知吾大人不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

稍长，复愤愤，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梓不可再饶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时。”遂就禄，迎养其父，婚嫁弟妹各毕。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反遗父忧。虽然，共城，宋李之才宦游地也，有邵尧夫安乐窝在焉。尧夫居洛，不远千里就之才问道。吾父子倘亦闻道于此，虽万里可也。且闻邵氏苦志参学，晚而有得，乃归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闻道，则终身不娶也。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夫不戚戚于道之谋，而惟情是念，视康节不益愧乎！”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居上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居士谓“吾温陵人，当号温陵居上。”至是日游遨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哉！”故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上云。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卒迁南雍以去。

数月，闻白斋公没，守制东归。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上间关夜行昼伏，除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余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三年服阕，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

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馆复十余月，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余闻之，叹曰：“嗟嗟！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吊之。入门，见居士无异也。居上曰：“吾有一言，与子商之：吾先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归土者，为贫不能求葬地；又重违俗，恐取不孝讥。夫为人子孙者，以安亲为孝，未闻以卜吉自卫暴露为孝也。天道神明，吾恐决不肯留吉地以与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赎矣。此归必令三世依土。权置家室于河内，分贖金一半买田耕作自食，余以半归，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从耳。我入不听，请子继之！”居士入，反覆与语。黄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犹朝夕泣忆我，双眼盲矣。若见我不归，必死。”语未终，泪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顾，宜人亦知终不能迁也，收泪改容谢曰：“好好！第见吾母，道寻常无恙，莫太愁忆，他日自见吾也。勉行襄事，我不归，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买田种作如其愿。

时有权墨吏吓富人财不遂，假借漕河名色，尽彻泉源入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居士时相见，虽竭情代请，不许。计自以数亩请，必可许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视全邑万顷，而令余数亩灌溉丰收哉！纵与，必不受，肯求之！”遂归。岁果大荒，居士所置田仅收数斛稗。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老媪有告者曰：“人尽饥，官欲发粟。闻其来者为邓石阳推官，与居士旧，可一请。”宜人曰：“妇人无外事，不可。且彼若有旧，

又何待请耶！”邓君果拨己俸二星，并驰书与僚长各二两者二至，宜人以半余粟，半买花纺为布。三年衣食无缺，邓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时过家毕葬，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复抵共城。入门见室家，欢甚。问二女，又知归未数月，俱不育矣。”此时黄宜人，泪相随在目睫间，见居士色变，乃作礼，问葬事，及其母安乐。居上曰：“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乃知妇人势逼情真。吾故矫情镇之，到此方觉‘屣齿之折’也！”

至京，补礼部司务。人或谓居士曰：“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盖讥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祇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苟闻道，当自宏阔。”居士曰：“然，余实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为宏父居士焉。

居士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憾不得起白斋公于九原，故其思白斋公也益甚，又自号思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请以志嘱。虽然，余若死于朋友之手，一听朋友所为，若死于道路，必以水火葬，决不以我骨贻累他方也。墓志可不作，作传其可。”余应曰：“余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顾虎头知居士矣。”遂著论，论其大略。后余游四方，不见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后，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死也。”

论政篇

为罗姚州作

先是杨东淇为郡，南充陈君实守是州，与别驾张马平、博士陈名山皆卓然一时，可谓盛矣。今三十余年，而君来为州守，余与周君、张君各以次先后并至。诸父老有从旁窃叹者曰：“此岂有似于曩时也乎？何其济济尤盛也！”未几，唐公下车，复尔相问，余乃骤张之曰：“此间官僚皆数十年而一再见者也，愿公加意培植于上，勿生疑贰足矣。惟余知府一人不类。虽然，有多贤足以上人，为余夹辅，虽不类，庸何伤！”唐公闻余言而壮之。是春，两台复命，君与诸君俱蒙礼待，虽余不类，亦窃滥及，前年之言迨合矣。余固因汇次其语以为君与诸君贺，而独言余之不类者以质于君焉。盖余尝闻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说焉。

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有仕于土者，乃以身之所经历者而欲人之间往，以己之所种艺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驭无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欤！且夫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夫人之与己不相若也。有诸己矣，而望人之间有；无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无。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无也，而非通于天下之有无也，而欲为一切有无之法以整齐之，惑也。于是有条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

多事矣。其智而贤者，相率而归吾之教，而愚不肖则远矣。于是有旌别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从此分矣。岂非别白太甚，而导之使争乎？至人则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闻见熟矣，不欲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寤而惊也。动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絜而颠且仆也。

今余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恶也过严。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恶，安知己之无恶乎？其于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况望其能因性以牖民乎？余是以益惧不类，而切倚仗于君焉。吾闻君生长剑门，既壮而仕，经太华，而独观昭旷于衡岳之巅，其中岂无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欤！君谈说及此乎？不然，何以两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诵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则余言为赘；如其不然，则余之所闻于有道者详矣，君其果有当于心乎？否也？夫君而果有当于心也，则余虽不类，庸何伤乎！

何心隐论

何心隐，即梁汝元也。余不识何心隐，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隐论之。

世之论心隐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满之者亦有三。高心隐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而

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以为人尽死也，百忧怆心，万事瘁形，以至五内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杀鬼杀，宁差别乎。且断头则死，断肠则死，孰快；百药成毒，一毒而药，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审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

其又高之者曰：“公诵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故能为出类拔萃之人，为首出庶物之人，为鲁国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万世之儒一人也。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公乌得免死哉！削迹伐木，绝陈畏匡，孔圣之几死者亦屡，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为得正而毙矣，不幸而死，独不曰‘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辞也！然则公非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谓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则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欤？”

其又高之者曰：“公独来独往，自我无前者也。然则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顰，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公不尔为也。公以为世人闻吾之为，则反以为大怪，无不欲起而杀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为之矣。吾故援孔子以为法，则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贤者疑之，不贤者害之，同志终鲜，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夫忠孝节义，世之所以死也，以其有名也，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道本无名，何以死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

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非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虽公之死无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则斯道之为也，孰能遏之！然公岂诚不畏死者！时无张子房，谁为活项伯？时无鲁朱家，谁为脱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然则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划其出类；又可知矣。夫惟世无真谈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而岂直泰山氏之比哉！”

此三者，皆世之贤人君子，犹能与匹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隐也。

其病心隐者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则偏枯不可以为训。与上阊阊，与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独危言危行，自贻厥咎，则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性，学贵平易。绳人以太难，则畔者必众；责人于道路，则居者不安；聚人以货财，则贪者竞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世之学者之所以为心隐病也。

吾以为此无足论矣。此不过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为何物，学力何事者，而敢妄肆讥诋，则又安足置之齿颊间耶！独所谓高心隐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无过焉。然余未尝亲睹其仪容，面听其绪论，而窥所学之

详，而遽以为过，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论之，以俟世之万一有知公者可乎？

吾谓公以“见龙”自居者也，终日见而不知潜，则其势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龙也，非他物比也。龙而不亢，则上九为虚位，位不可虚，则龙不容于不亢。公宜独当此一爻者，则谓公为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论心隐也。

夫妇论

因畜有感

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夫妇之为物始也如此。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迎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何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若谓二生于一，一又安从生也？一与二为二，理与气为二，阴阳与太极为二，太极与无极为二。反覆穷诘，无不是二，又乌睹所谓一者，而遽尔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见夫妇之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妇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况言无，无尚不言，而况言无无！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数穷，而反以滋人之

惑，则不如相忘于无言，而但与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妇之间，于焉食息，于焉语语已矣。《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资生，变化无穷。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故性命各正，自无有不正者。然则夫妇之所系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鬼神论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首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寘之隘巷，牛羊腓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讐，厥声载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禴，见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诗以推本其始生之样。”由此观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孙也。周公非但不讳，且以为至祥极瑞，歌咏于郊禘而以享祀之，而自谓文子文孙焉。乃后世独讳言鬼；何哉？非讳之也，未尝通于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状也。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

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与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诬之以为无，则将何所不至耶？小人之无忌惮，皆由于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务民义以致昭事之勤，如临女以祈禱陟之飧。故又戒之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夫有鬼神而后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即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务。则凡数而渎，求而媚，皆非敬之之道也。夫神道远，人道迩。远者敬而疏之，知其远之近也，是故惟务民义而不敢求人于远。近者亲而务之，知其迹之可远也，是故不事谄渎，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而未见有一人之能远鬼神者，何哉？揲蓍布卦，卜地选胜，择日请时，务索之冥冥之中，以徼未涯之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其谄渎甚矣。而犹故为大言以诳人曰：“佛、老为异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靡有悔。一旦缓急，手脚忙乱，祷祀祈禳，则此等实先奔走，反甚于细民之敬鬼者，是可怪也！然则其不能远鬼神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若诚知鬼神之当敬，则其不能务民之事者鲜矣。

朱子曰：“天，即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夫以天为理可也，而谓祭天所以祭理，可欤？以鬼神为良能可也，而谓祭鬼神是祭良能，可欤？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后祭大地，则是必天子而后可以祭理也，凡为臣庶人者，独不得与于有理之祭，又岂可欤？然则理之为理，亦大伤民财，劳民力，不若无理之为愈矣。圆丘方泽之设，牲币爵号之陈，大祀之典，亦太不经，骏奔执豆者，亦太无义矣。国之大事在祀，审如此，又安在其为国之大事也？“我将

我享，维羊维牛。”不太可惜乎？“钟鼓喤喤，磬管将将。”又安见其能“降福穰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也？

《周颂》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则皇祖陟降，谁授之衣？昭事小心，然如在其上者，当从裸袒之形，文子文孙又安用对越为也？《商书》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曰：“乃元孙，不若旦多对多艺，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灵，赫然临女，则尔祖我祖，真同儿戏；《金縢》策祝，同符新室。上诋武王，下诋召、毕，近诋元孙，远诋太王、王季、文王，“多才多艺”之云，真矫诬也哉

《玄鸟》之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又曰：“濬哲维商，长发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鸟降，有戎氏女简狄，高辛氏之妃也，祈于郊媒，颺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遂（为）有商氏，而有天下。”呜呼！周有天下，历年八百，厚泽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贤圣之王，六七继作，鸟之遗也。一则祖颺，一则祖敏，后之君子，敬鬼可矣。

战国论

余读《战国策》而知刘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后为战国。既为战国之时，则自有战国之策。盖与世推移，其道必尔。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欤！

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独盛于春秋也？盖是时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礼乐征伐之权以号令诸侯，故诸侯有不令者，方伯、连帅率诸侯以讨之，相与尊天子而协同盟，然后天下之势复合于一。此如父母卧病不能事事，群小构争，莫可禁阻，中有贤子自力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为兄弟，而其实则父母也。虽若侵父母之权，而实父母赖之以安，兄弟赖之以和，左右童仆诸人赖之以立，则有劳于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谓首任其事者也。从此五霸迭兴，更相雄长，夹辅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虫，迟迟复至二百四十余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诸侯又不能为五霸之事者，于是有志在吞周，心图混一，如齐宣之所欲为者焉。晋氏为三，吕氏为田，诸侯亦莫之正也。则安得不遂为战国而致谋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势不至混一，故不止矣。

刘子政当西汉之末造，感王室之将毁。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战国之宜，其见固已左矣，彼鲍、吴者，生于宋、元之季，闻见塞胸，仁义盈耳，区区褒贬，何足齿及！乃曾子固自负不少者也，咸谓其文章本于《六经》矣，乃讥向自信之不笃，邪说之当正，则亦不知《六经》为何物，而但窃褒贬以绳世，则其视鲍与吴亦鲁、卫之人矣。

兵食论

民之初生，若禽兽然：穴居而野处，拾草木之实以为食。

且又无爪牙以供搏噬，无羽毛以资翰蔽，其不为禽兽啖食者鲜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贵于物也，而反遗之食，则不如勿生，则其势自不得不假物以为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剑盾之设备矣。盖有此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卫之急，故弓矢甲冑兴。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欤！

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为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则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于不得已犹宁死而不离者，则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势既出于不得已，则为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谓信重于兵食，则亦不达圣人立言之旨矣。然则兵之与食，果有二乎？曰：苟为无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恶，而非是则无以自卫，其实美也。美者难见，而恶则非其所欲闻。惟下之人不欲闻，以故上之人亦不肯以出之于口，况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无事而教之兵，则谓时方无事，而奈何其扰我也。其谁曰以佚道使我，虽劳不怨乎？有事而调之兵，则谓时方多事，而奈何其杀我也。其谁曰以生道杀我，虽死不怨杀者乎？凡此皆矫诬之语，不过欲以粉饰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赏而自劝，不谋而同趋；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为圣人笃恭不显之至德矣。

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轩辕氏尚矣。轩辕氏之王也，七十战而有天下，杀蚩尤于涿鹿之野，战炎帝于阪泉之原，亦

深苦卫生之难，而既竭心思以维之矣。以为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诱；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于是为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养我也。然搜狩之礼不举，得无有伤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岁也？是故四时有田，则四时有祭；四时有祭，则四时有猎。是猎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猎焉。是故国未尝有养兵之费，而家家收获禽之功；上之人未尝有治兵之名，而入人皆三驱之选。戈矛之利，甲冑之坚，不待上之与也。射疏及远，手轻足便，不待上之试也。攻杀击刺，童而习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视搏猛兽如搏田兔然，又何有于即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视，患难相守，不得上之教以人伦也。折中矩而旋中规，坐作进退，无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礼也。欢欣宴乐，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族旗，宣之以金鼓，献俘授域而后乐心生也。分而为八家，布而为八阵；其中为中军，八首八尾，同力相应，不待示之以六书，经之以算法，而后分数明也。此皆六艺之术，上之所以卫民之生者，然而圣人初未尝教之以六艺也。文事武备，一齐具举，又何待庠序之设，孝弟之申，如孟氏画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岁以前，俱已熟试而闲习之矣，而实不知上之使也，以谓上者养我者也。至其家自为战，人自为兵，礼乐以明，人伦以兴，则至于今凡几千年矣而不知，而况当时之民欤！

至矣！圣人鼓舞万民之术也。盖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则六艺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谓圣人皆于农隙以讲武事。夫搜苗弥狩，四时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易尝以武名，易尝以武事讲耶？范仲淹乃谓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则已不知兵之急矣。张子厚复欲买田一方，自谓井田。则又不知井田为何事，而徒慕古以为名，抵益丑焉。商君知之，慨然请行，专务攻战，而决之以信赏必罚，非不顿令秦强，而车裂之惨，秦民莫哀。则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圣人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历世宝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后，流而为儒，纷坛制作，务以明民，琐屑烦碎，信誓周章，而轩辕氏之政遂衰矣。

杂说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

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

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尔。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惜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羨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风流一事耳，至比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而又过之。尧夫云：“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觑之，至眇小矣。

呜呼！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自至理，非干戏论。

倘尔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书斋，独自无赖，试取《琴心》一弹再鼓，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工巧固可思也。呜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见之欤！

童心说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易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

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人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有言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似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再。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蔽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

与之一言文哉！

心经提纲

《心经》者，佛说心之径要也。心本无有，而世人妄以为有；亦无无，而学者执以为无。有无分而能、所立，是自挂碍也，自恐怖也，自颠倒也，安得自在？独不观于自在菩萨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时也，自然照见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本无生死可得，故能出离生死苦海，而度脱一切苦厄焉。此一经之总要也。下文重重说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谓吾说空，便即着空也！如我说色，不异于空也；如我说空，不异于色也。然但言不异，犹是二物有对，虽复合而为一，犹存一也。其实我所说色，即是说空，色之外无空矣；我所说空，即是说色，空之外无色矣。非但无色，而亦无空，此真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无空可名，何况更有生灭、垢净、增减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灭，说色非垢，说空非净；在色不增，在空不减。非亿之也，空中原无是耳。是故五蕴皆空，无色、受、想、行、识也；六根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尘皆空，无色、声、香、味、触、法也；十八界皆空，无限界乃至无意识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与无明，四谛智证等，皆无所得。此自在菩萨智慧观照到无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无，自然无挂碍恐怖与大颠倒梦

想矣，现视生死而究竟涅槃矣。岂惟菩萨，虽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共成无上正等正觉焉耳，则信乎尽大地众生无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真空妙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出离生死苦海，度脱一切苦厄，真实不虚也。然则空之难言也久矣。执色者泥色，说空者滞空，及至两无所依，则又一切拨无因果。不信经中分明赞叹，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无空无色，尚何有有有无，于我挂碍而不得自在耶？然则观者但以自家智慧时常观照，则彼岸当自得之矣。菩萨岂异人哉，但能一观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萨而不自见也，故言菩萨，则人人一矣，无圣愚也。言三世诸佛，则古今一矣，无先后也。奈之何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众也？可使知则为菩萨；不可使知则为凡民，为禽兽，为木石，卒归于泯泯尔矣！

四勿说

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学者多执一己定见，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礼也。非礼之礼，大人勿为；真己无己，有己即克。此颜子之四勿也。是四勿也，即四绝也，即四无也，即四不也。四绝者，绝意、绝必、绝固、绝我是也。四无者，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是也。四不着，《中庸》卒章所谓不见、不动、不言、不显是也。颜子得之而不迁不贰，则即勿而不，由之而勿视勿听，则即不而勿。此千

古绝学，惟颜子足以当之。颜子没而其学遂亡，故曰“未闻好学者”。虽曾子、孟子亦已不能得乎此矣，况濂、洛诸君子乎！未至乎此而轻谈四勿，多见其不知量也。聊且博为注解，以质正诸君何如？

盖由中而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降者谓之礼，从人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语言道断，心行路绝，无蹊径可寻，无涂辙可由，无藩卫可守，无界量可限，无扃钥可启，则于四勿也当不言而喻矣。未至乎此而轻谈四勿，是以圣人谓之曰：“不好学”。

虚实说

学道贵虚，任道贵实。虚以受善，实焉固执。不虚则所择不精，不实则所执不固。虚而实，实而虚，真虚真实，真实真虚。此唯真人能有之，非真人则不能有也。非真人亦自有虚实，但不可以语于真人之虚实矣。故有似虚而其中真不虚者，有似不虚而其中乃至虚者。有始虚而终实，始实而终虚者。又有众人皆信以为至虚，而君子独不谓之虚，此其人犯虚怯之病。有众人皆信以为实，而君子独不谓之实，此其人犯色取之症。真伪不同，虚实异用，虚实之端，可胜言哉！且试言之。

何谓始虚而终实？此加人没在大海之中，所望一救援耳。舵师怜之，以智慧眼，用无碍才，一举而援之，可谓幸矣。然其人庆幸虽深，魂魄尚未完也。闭目噤口，终不敢出一语，经月累日，唯舵师是听，抑何虚也！及到彼岸，摄衣先登，脚履实地，方无一死矣。纵舵师复诒之曰：“此去尚有大海，须还上船，与尔俱载别岸，乃可行也。”吾知其人，摇头摆手，径往直前，终不复舵师之是听矣，抑又何实乎！所谓始虚而终实行者如此。吁！千古贤圣，真佛真仙，大抵若此矣。

何谓始实而终虚？如张横渠已为关中夫子矣，非不实任先觉之重也，然一闻二程论《易》，而皋比永撤，遂不复坐。夹山和尚已登坛说法矣，非不实受法师之任也，然一见道吾拍手大笑，遂散众而来，别求船子说法。此二等者，虽不免始实之差，而能获终虚之益，盖千古大有力量人，若不得道，吾不信也。

何谓众人皆以为实，而君子独不谓之实？彼其于己，实未敢自信也，特因信人而后信己耳。彼其于学，实未尝时习之而说也，特以易说之故，遂冒认以为能说兹心耳。是故人皆悦之，则自以为是。是其自是也，是于人之皆说也。在邦必闻，则居之不疑，是其不疑也，以其闻之于邦家也。设使不闻，则虽欲不疑，不可得矣。此其人宁有实得者耶？是可笑也。

何谓众人皆以为至虚，而君子独不谓之虚？彼其未尝一日不与人为善也，是以人皆谓之舜也，然不知其能舍己从人否也。未尝一日不拜昌言也，是以人皆谓之禹也，然不知其能过门不入，呱呱弗子否也。盖其始也，不过以虚受为美德

而为之，其终也，习惯成僻，亦冒认以为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而安知其为怯弱而不能自起者哉！

然则虚实之端，未易言也。非虚实之难言也，以真虚真实之难知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夫人，众人也。众人不知，故可谓之君子。若众人而知，则吾亦众人而已，何足以为君子。众人不知，故可直任之而不愠。若君子而不知之，则又如之何而不愠也？是则大可惧也，虽欲勿愠，得乎？世间君子少而众人多，则知我者少，不知我者多。固有举世而无一知者，而唯颜子一人独知之，所谓“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是也。夫唯遁世而不见知也，则虽有虚实之说，其谁听之！

定林庵记

余不出山久矣。万历戊戌，从焦弱侯至白下，诣定林庵，而庵犹然无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爱于弱侯也。定林不受徒，今来住持者弱侯择僧守之，实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则此庵第属定林创建，名曰定林庵，不虚耶？定林创庵甫成，即舍去，之牛首，复创大华严阁，弱侯碑纪其事甚明也。阁甫成，又舍去，之楚，仿余于天中山，而遂化于天中山，塔于天中山。马伯时隐此山时，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专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复来此，复得见定林庵。夫金陵多名刹，区区一定林庵安足为轻重，而旧椽败瓦，人不

忍毁，则此庵虽小，实赖定林久存，名曰定林庵，岂虚耶！

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荤血，又不娶，日随其主周生赴讲，盖当时所谓周安其人者也。余未尝见周生，但见周安随杨君道南至京师。时李翰峰先生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学。子欲学，幸毋下视周安！”盖周安本随周生执巾屨之任，乃周生不力学，而周安供茶设饌，时时窃听，或独立檐端，或拱身柱侧，不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东南名士，终岁读书破寺中，故周安复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叹羨，弱侯信爱，则周安可知矣。后二年，余来金陵，获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死。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为僧。夫吾迄岁山寺，只多此数茎发，不剃何为？”弱侯无以应，遂约余及管东溟诸公，送周安于云松禅师处披剃为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于馆侧别为庵院，而余复书“定林庵”三字以匾之，此又定林庵之所由名也。

弱侯曰：“庵存人亡，见庵若见其人矣。其人虽亡，其庵尚存；庵存则人亦存。虽然，人今已亡，庵亦安得独存；惟有记庶几可久。”余谓庵已不足记也，定林之庵不可以不记也。今不记，恐后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为何物，此庵为何等矣。

夫从自古以来，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独定林哉！子独怪其不辞卑贱，而有志于圣贤大道也。故曰：“贱莫贱于不闻道。”定林自视其身为何如者，故众人卑之以为贱，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俨然而登讲帷，口谈仁义，手挥尘尾，可谓尊且贵矣，而能自贵者谁欤！况其随从于讲次之末者欤！又况于仆厮之贱，鞭箠之辈，不以为我劳，则必以为无益于充

囊饱腹，且相率攘袂而窃笑矣。肯俯首下心，“归礼穷士，日倚檐楹，欣乐而忘其身之贱，必欲为圣人然后已者耶！古无有矣。是宜记，遂为之记。不记庵，专记定林名庵之由。呜呼！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则此定林庵真不虚矣。

高洁说

余性好高，好高则庸做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势仗富之人耳，否则稍有片长寸善，虽隶卒人奴，无不拜也。余性好洁，好洁则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趋势谄富之人耳，否则果有片善寸长，纵身为大人王公，无不宾也。能下人，故其心虚；其心虚，故所取广；所取广，故其人愈高。然则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极好高人者也。余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无遗人；无遗人，则无人不容，无人不容，则无不洁之行矣。然则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极好洁人者也。余之好洁，不亦宜乎！

今世齷齪者皆以余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谓余自至黄安，终日锁门，而使方丹山有好个四方求友之讥。自住龙湖，虽不锁门，然至门而不得见，或见而不接礼者，纵有一二加礼之人，亦不久即厌弃。是世俗之论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终日闭门，终日有欲见胜己之心也。终年独坐，终年有不见知己之恨也。此难与尔辈道也！其颇说得话者，又以

余无目而不能知人，故卒为所欺；偏爱而不公，故卒不能与人以终始。彼自谓离毛见皮，吹毛见孔，所论确矣。其实视世之齷齪者仅五十步，安足道耶！

夫空谷足音，见似人犹喜，而谓我不欲见人，有是理乎？第恐尚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当即下拜而忘其人之贱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贵也。是以往往见人之长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礼而师事之，而况知吾之为偏爱耶！何也？好友难遇，若非吾礼敬之至，师事之诚，则彼聪明才贤之士，又曷肯为我友乎？必欲与之交友，则不得不致吾礼数之隆。然天下之真才真聪明者实少也。往往吾尽敬事之诚，而彼聪明者有才者终非其真，则其势又不得不与之疏。且不但不真也，又且有奸耶焉，则其势又不得不日与之远。是故众人咸谓我为无目耳。夫使我而果无目也，则必不能以终远；使我而果偏爱不公也，则必护短以终身。故为偏爱无目之论者，皆似之而非也。

今黄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为偏爱矣。二上人其务与我始终之，无使我受无目之名可也。然二上人实余于之苦心也，实知余之孤单莫可告语也，实知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余也。吾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实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聪明，实以其笃实也。故有德者必笃实，笃实者则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师事李寿庵，寿庵师事邓豁渠。邓豁渠志如金刚，胆如天大，学从心悟，智过于师，故所取之徒如其师，其徒孙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知二上人之必能为我出气无疑也，故作好高好洁之说以贻之。

三蠢记

刘翼性峭直，好骂人。李百药语人曰：“刘四虽复骂人，人亦不恨。”噫！若百药者，可谓真刘翼知己之人矣。

余性亦好骂人，人亦未尝恨我。何也？以我口恶而心善，言恶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于长进，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于长进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虽不我恨，亦终不与我亲。若能不恨我，又能亲我者，独有杨定见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亲者又何也？盖我爱富贵，是以爱人之求富贵也。爱贵则必读书，而定见不肯读书，故骂之；爱富则必治家，而定见不做人家，故骂人。骂人不去取富贵，何恨之有？然定见又实有可骂者：方我之困于鄂城也，定见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至，则其气骨果有过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骂詈之不休耳。然其奈终不可变化何哉？不读书，不勤学，不求生世之产，不事出世之谋，盖有气骨而无远志，则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虽稍有向道之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认定死语，以辛勤日用为枷锁，以富贵受用为极安乐自在法门，则亦不免误人自误者。盖定见有气骨而欠灵利，深有稍灵利而无气骨，同是山中一蠢物而已。

夫既与蠢物为伍矣，只好将就随顺，度我残年，犹尔责骂不已，则定见一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蠢物也，岂不成三蠢乎？作《三蠢记》。

三叛记

时在中伏，昼日苦热，夜间颇凉。湖水骤满，望月初上，和风拂面，有客来伴，此正老子耻殆时也。杨胖平日好磕睡，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无上事，欣然而笑，惊蝴蝶之梦周，怪铁杵之啖广。和尚不觉矍然开眼而问曰：“子何笑？”曰：“吾笑此时有三叛人，欲作传而未果耳。”余谓三叛是谁？尔传又欲如何作？胖曰：“杨道自幼跟我，今年二十五矣，见我功名未就，年纪又长，无故而逃，是一叛也。怀喜本是杨道一类人，幸得湖僧与之落发，遂以此僧为师，以深为师祖。故深自有怀喜，东西游行，咸以为伴，饮食衣服，尽与喜同。今亦一旦弃之而去，托言入县闭关诵经。夫县城喧杂，岂闭关地耶？明是背祖，反扬言祖可以背李老去上黄柏，吾独不可背之以闭关城下乎？虽祖涕泗交颐，再四苦留，亦不之顾，是三叛也。”余又问何者是三，不答，但笑，盖指祖也。

时有鱼目子、东方生、卯西客并在座，鱼目子问曰：“虽是三叛，独无轻重不同科乎？”东方生曰：“三者皆可死，有何轻重！盖天下唯忘恩背义之人不可以比于夷狄禽兽，以夷狄禽兽尚知守义报恩也。既名为叛，则一切无轻重皆杀！”鱼目子曰：“深之罪，不须再申明定夺矣，若喜受祖恩养日久，岂道所可同乎？使杨胖之待道有深万一，则道亦必守死而不肯叛杨以去矣。二子人物虽同，要当以平日情意厚薄为差，况

道之灵利可使，犹有过喜者哉！故论人品则道为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论如法则祖服上刑，喜次之，道又次之。此论不可易也。”东方生终不然其说，鱼目子因与之反诘不已。东方生曰：“夫祖之痛喜，岂诚痛喜之聪明可以语道耶？抑痛喜之志气果不同于凡僧耶？抑又以人品气骨真足以继此段大事耶？同是道一样人，特利其能饮食供奉己也，寝处枕席之足以备冬温夏凉之快己也。彼以有利于己而痛之，此以能利于彼而受其痛。报者施者，即时已毕，无余剩矣，如今之雇工人是已，安得而使之不与道同科也？”

二子既争论不决，而杨又默默无言，于是卯酉客从旁持刀而立曰：“三者皆未可死，唯老和尚可死，速杀此老，贵图天下太平！本等是一个老实无志气的，乃过而爱之，至比之汾阳，比之布袋。夫有大志而不知，无目者也。非有大志，而以爱大志之爱爱之，亦无目者也。是可杀也。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杀更又何待！”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请曰：“此实正论，此实正论。且乞饶头，免做无头鬼！”呜呼！昔既无目，今又无头，人言祸不单行，谅哉！

忠义水浒传序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

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屣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真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

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乌在乎？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于饱，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两人者易地而食焉，则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犹稻黍之于南北也，足乎此者，虽无羨于彼，而顾可弃之哉！何也？至饱者各足，而真饥者无择也。

盖尝北学而食于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绝粮七日，饥冻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怜我，炊黍饷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后问曰：“岂稻粱也欤！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与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异于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饥，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饱。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

余闻之，慨然而叹，使余之于道若今之望食，则孔、老暇择乎！自此专治《老子》，而时获子由《老子解》读之。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称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夫未发之中，万物之奥，宋儒自明道以

后，递相传授，每令门弟子看其气象为例如者也。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宜其善发《老子》之蕴，使五千余言烂然如皎日，学者断断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当道全意；寄予瞻，又当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余年，不意复见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饥而后能得之也。

高同知奖劝序

高系土官父祖作逆

余尝语高于曰：“我国家统一寰宇，泽流区内，威制六合，不务广地面地自广，盖秦皇所不能臣，汉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图矣。若于羽之格，东渐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视之，奚啻千百耶！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者，与子扬厉之可乎？”

“夫滇南迤西，流土并建，文教敷洽，二百余年矣。盖上采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后王郡县之良规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后有郡县，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伦制兼尽，功德盛隆，诚自生民以来之圣之所未有也。故余谓若我圣朝卜世卜年，岂特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长，衍汉、唐、宋无疆之历，万亿斯年，未有艾矣。此岂直为小臣祝愿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叶无穷，理固然耳。

“尔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详矣。自为内臣以来，我高皇帝怜其来归而不忍迁之也，则使之仍有土之业；因其助顺而不

忍绝之也，则使之与于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于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则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孙而隆其眷。夫当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际，谋臣猛将，屯集如云，设使守汉、唐之故事，或因其来归也，而待以不死，可若何？或因其效顺也，而遂迁之内地，使不得食其故上之毛，可若何？虽其先或有功德，而没世勿论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谓我祖宗之恩德至厚也。

“且今之来此而为郡守州正县令者，岂易也哉？彼其读书曾破万卷，胸中兵甲亦且数十万：积累勤矣。苟万分一中选，亦必迟回郎署十余年，跋涉山川万余里。视子之爵不甚加，而亲戚坟墓则远矣。然犹日惶惶焉以不得称厥职是惧，一有愆尤，即论斥随之，与编户等矣。其来远，其去速，其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视吾子安步而行，乘马而驰，足不下堂阶，而终身逸乐，累世富贵不绝，未尝稽颡厥廷，而子孙秩爵与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

“且夫汗马之功臣，其殊勋懋伐载在盟府，尚矣。乃其后嗣不类，或以骄奢毁败，虽有八议，不少假借。外之卫所，其先世非与于拔城陷阵之勋，则未易以千户赏，况万户乎。今其存者无几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则不得以破格调；其平日非敬礼君子，爱恤军人，则不可以久安；亦既发炭矣。惟土官不然。若有细误，辄与盖覆；若有微劳，辄恐后时。郡守言之监司，监司言之台院，而赏格下矣。

“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则不得比，以卫所世官则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孙则又不得比，其故何哉？盖功臣之子孙，恐其特功而骄也，则难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详，

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则节制此者也，非大贤不可；卫所世官，则拥卫此者也，非强有力知礼义亦不可：故宜其责之备耳。夫有拥卫以防其蔓，有节制以杜其始，则无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荣，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则思报，思报则能谨守礼而重犯法，将与我国家相为终始，无有穷时，其何幸如之！”

余既与高子时时作是语已。今年春，巡按刘公直指铁，大敕群吏，乃高子亦与奖赏。然则高子岂不亦贤哉！高子年幼质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饬，有儒生之风焉。其务世其家以求克盖前人者，尤可嘉也。于戏！余既直书奖语，悬之高门，以为高氏光宠矣，因同官之请，又仍次前语以贺之，其尚知恩报恩，以无弃余言，无负于我国家可也！

送郑大姚序

昔者曹参以三尺剑佐汉祖平天下，及为齐相，九年而齐国安集。严助谓汲长孺任职居官无以逾人，至出为东海，而东海大治。今观其所以治齐治东海者，实大不然。史称汲黯戆，性倨少礼。初授为荥阳令，不受，耻之；后为东海，病卧闺阁内，岁余不出。参日夜饮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饮歌呼，参闻之，亦取酒张坐饮歌呼；与相应和。此岂有轨辙蹊径哉！要何与于治而能令郡国以理也？

《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庄以莅之。动之不以

礼，未善也。”以余所闻，则二子者，将不免以其不正之身，肆于民上。不庄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为汉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岂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观美之具有不屑欤？抑苟可以成治，于此有不计欤？将民实自治，无容别有治之之方欤？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游，而民自理也？夫黄帝远矣，虽老于之学，亦概乎其未之闻也。岂二子者或别有黄、老之术，未可以其畔于吾之教而非诋之欤？吾闻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虽赐也，亦自谓不可得闻矣，岂其于此实未有闻，而遂不知求之绳墨之外也？余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属郑君为大姚令，乃以余平昔之所疑者质之。

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观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气，洞然不设城府。其与上大夫言，如对群吏，处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畅似曹参。此岂儒者耳目所尝睹记哉！君独神色自若，饮啖不辍，醉后耳热，或歌诗作大字以自娱，陶陶然若不以邑事为意，而邑中亦自无事。嗟夫！君岂亦学黄、老而有得者耶！抑天资冥契，与道合真，不自知其至于斯也！不然，将俱儒者窃笑而共指之矣，而宁能遽尔也耶！

吾与君相聚二载余矣，亦知君之为人矣，今其归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渊明辞彭泽而赋“归去”，采菊东篱，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掷付酒家，可遂谓世无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贤乎？阮嗣宗旷达不仕，闻步兵厨有酒，求为校尉。君既耻为令矣，纵有步兵之达，莫可告语，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归去而已。行李萧条，童仆无欢，直云穷矣，能无恻乎！如君作达，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为君屈指而数

之，计过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饮而无资，当必有白衣送酒如贤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尔也。

李中丞奏议序

代作

传曰：“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夫时务亦易识耳，何以独许俊杰为也？且夫俊杰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当务，则一时不无，若必待俊杰而后识，则世之所谓时务皆非时务者欤？抑俊杰之所识者，必俊杰而后识，非俊杰则终不能识欤？吾是以知时务之大也。

奏议者，议一时之务，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国，断断乎不容以时刻缓焉者也。奏议多矣，而庸独称陆宣公者，则以此公之学有本，其于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词温厚和平，深得告君之体，使人读其言便自心开目明，惟恐其言之易尽也。则真所谓奏议矣，然亦不过德宗皇帝时一时之务耳。盖德宗时既多艰，又好以猜忌为聪明，故公宛曲及之，长短疾徐，务中其肯綮，以达乎膏肓，直欲穷之于其受病之处，蠹弊之源，令人主读之，不觉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则奏议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时，则又乌用此哉？

汉有晁、贾：晁错有论，贾谊有策。今观谊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辅教等，皆依仿《周官》而言之。此但可与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圣之主谈也。然三表、五饵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为齐、赵、吴、楚之边，剖淮南诸国以益

梁而分工其子。梁地二千余里，卒之灭七国者，梁王力也。孰谓洛阳年少，通达国体，识时知务如此哉！至今读其书，犹想见其为人，欲不谓之千古之俊杰，不可得矣。若错之论兵事，与夫募民徙边，屯田塞下，削平七国等，皆一时急务，千载石画，未可以成败论人，妄生褒贬也。盖时者如鸷鸟之趋时，务者如易子之交务，稍缓其时，不知其务则殆，孰谓时务可易言哉！其势非天下之俊杰，固不能以识此矣。

宋人议论太多，虽谓之无奏议可也，然苏文忠公实推陆忠宣奏议矣。今观其上皇帝诸书与其他奏议，真忠肝义胆，读之自然恸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时当务之急耳，过此而徽、钦，则无用矣。亦犹晁、贾之言，只可对文、景、武三帝道耳，过此则时非其时，又易其务，不中用也。

余读先贤奏议，其所以尚论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议读之，虽未知其于晁、贾何如，然陆敬舆、苏子瞻不能过也。故因书昔日之言以请教于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则愿载之未简。

先行录序

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当行之言。吾尝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见立言者之难矣。

何谓先行之言？则夫子之告子贡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

安有言过其行之失乎？何谓可行之言？则《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远则不御”，是远言皆可行也；“以言乎迩则静而正”，是迩言皆可行也；“以言天地之间则备”，是天地之间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妇能行，则愚不肖者自谓不及，贤智者自谓过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为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则言之千百世之上不为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为后；则以言行合一，先后并时，虽圣人亦不能置先后于其间故也。

若夫当行之言，则虽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当行之者，而况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独此也，举一人而言，在仲由则为当行，而在冉求则为不当行矣，盖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故行随事迁，则言焉人殊，安得据往行以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当行之言不可以执一也。

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真所谓通于道、深于学者也，故能洁已裕人，公恕并用，其言之而当行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获读所为《从政集》者，则又见其在朝在邑，处乡处家，已往之迹皆如是也，所谓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学，实学也，其政，实政也，谓之曰《先行录》，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当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时文后序

代作

时文者，今时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视古，古固非今；由后观今，今复为古。故曰文章与时高下。高下者，权衡之谓也。权衡定乎一时，精光流于后世，易可苟也！夫千古同伦，则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时之制耳。故五言兴，则四言为古；唐律兴，则五言又为古。今之近体既以唐为古，则知万世而下当复以我为唐无疑也，而况取士之文乎？彼谓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矣。夫文不可以行远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国家名臣辈出，道德功业，文章气节，于今烂然，非时文之选欤？故棘闱三日之言，即为其人终身定论。苟行之不远，必言之无文，不可选也，然则大中丞李公所选时文，要以期于行远耳矣。吾愿诸士留意观之。

张横渠易说序

代作

横渠先生与学者论《易》久矣，后见二程论《易》，乃谓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撤皋比，变易而从之，其勇也如此。吾谓先生即此是《易》矣。晋人论

《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简，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是变易，又一《易》也。至简故易，不易故深，变易故神。虽曰三言，其实一理。深则无有不神，神则无有不易矣。先生变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谓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说序》。

龙溪先生文录抄序

《龙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无一卷不是谈学之书；卷凡数十篇，无一篇不是论学之言。夫学问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积至二十，篇或累至数十，能无赘乎？然读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袭，览者唯恐易尽，何也？盖先生学问融贯，温故知新，若沧洲瀛海，根于心，发于言，自时出而不可穷，自然不厌而文且理也。而其谁能赘之欤！故余尝谓先生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盖逆料其决不能条达明显一过于斯也。而刻板贮于绍兴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读。又先生少壮至老，一味和柔，大同无我，无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悦先生之为人，而又肯读先生之书乎？学无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误，虽先生万语千言，亦且奈之何哉！

今春，余偕焦弱侯放舟南迈，过沧洲，见何泰宁。泰宁

视龙溪为乡先生，其平日厌饫先生之教为深，熟读先生之书已久矣，意欲复梓行之，以嘉惠山东、河北数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载两船书，一时何处觅索。泰宁乃约是秋专人来取，而命余圈点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诱之令读，然后粹其全以付天下后世。夫先生之书，一字不可轻掷，不刻其全则有沧海遗珠之恨；然简帙浩繁，将学者未览先厌，又不免有束书不观之叹。必先后两梓，不惜所费，然后先生之教大行。盖先生之学具在此书，若苟得其意，则一言可毕，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读，则终篇亦难，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后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读，如此而终篇，又如此而得意于一言之下也。”泰宁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沧洲使者持泰宁手札，果来索书白下。适余与弱侯咸在馆。弱侯遂付书，又命余书数语述泰宁初志并付之。计新春二三月，余可以览新刻矣。将见泰宁学问从此日新而不能已，断断乎其必有在于是！断断乎其必有在于是！

关王告文

惟神，忠义贯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镇荆州，下襄阳也，虎视中原，夺老瞒之精魄，孙吴犹鼠，藐割据之英雄，目中无魏、吴久矣。使其不死，则其吞吴并曹，岂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而不成混一之业，复卯金之鼎者，天也。然公虽死，而吕蒙小丑亦随吐血亡矣。盖公以正大之气压狐媚

之孤，虽不逆料其诈，而呼风震霆，犹足破权奸之党；驾雾鞭雷，犹足裂谗贼之肝。固宜其千秋万祀，不同海内外足迹至与不至，无不仰公之为烈。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某等来守兹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劝忠，朋友效义，固因对公之灵，复反覆而致意焉。彼不知者，谓秉烛达旦为公大节。噫！此特碌碌小丈夫之所易为，而以此颂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溪先生告文

公从幼嗜学，到老不倦；人无微不收，言无诞而下录；诞言靡信，公意弥笃。盖众川合流，务欲以成其大；土石并砌，务欲以实其坚，是故人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笃也如此。平生禄入，尽归梵宫；交际间遗，总资贫乞，六度所称布施忍辱精进者，公诚有之。

李贽曰：“公踔倜傥非常人也，某见其人，又闻其语矣。世庙时，驾幸承天，公为荆州。惟时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纤夫走渴，疫死无数。公先期市药材，煮参蓍，令置水次，役无病者。后筑堤障江，人感公，争出力，至于今赖焉。夫其所市药费，不过四五百金耳，而令全活者以万计，又卒致其力筑堤，为荆人世世赖。公之仁心盖若此矣。

公初第，由翰林出为县令，又由侍御史复出为郡守。盖

慈祥恺悌，虽于人无不爱，然其刚毅正直之气，终不可以非法屈挠，故未四十而挂冠以老。又能以其余年肆力于问学，勇猛坚固，转不退轮，为海内贤豪驱先，非常人明矣。

余等或见而知，或闻而慕。今其死矣，云谁之依！地阻宫羈，生当曷致？为位而告，魂其听之。且余等与公同道为朋，生时何须识面；同气相应，来时自遍十方。惟愿我公照临法会，降此华山，钟鼓齐鸣，俨然其间。富贵荣名，无谓可乐，此但请客时一场筵席耳，薄暮则散去矣。生年满百，未足为寿，以今视昔，诚然一呼吸之间也。平昔文章，咸谓过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业，智者比之，好音过耳，达人大观，视之犹土直也。“有子万事足”，俗有是言也。不曰扬子云《法言》，白乐天《长庆》，人至于今传乎？使待嗣而后传，则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须知孔子不以孔鲤传，释迦不以罗睺传，老聃不以子宗传，则公可以抚掌大笑矣。勿谓道家法力胜禅家，道家固不能离道而为法也。勿谓服食长生可冀，公固不死矣，何用长生乎？勿谓灌顶阳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劳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顾影，勿疑形，则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

再致我公：为我传语李维明。维明者，自下人，名逢阳，别号翰峰，仕为礼部郎。于贇为同曹友，于沆为同年友，皆同道雅相爱慕者。故并设位，俾得与公会云。

王龙溪先生告文

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今其没矣，后将何仰！吾闻先生少游阳明先生之门，既以一往而超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来为乐兮，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迁不贰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合乎不厌不倦之理。盖修身行道者将九十岁，而随地雨法者已六十纪矣。以故四域之内，或皓首而执经，五陵之间，多继世以传业。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顿令洙、泗渊源，沛乎决江、河而达四海。非直斯文之未丧，实见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于斯为盛。

忆昔淮南儿孙布地，猗欤盛欤，不可及矣。今观先生渊流更长，悠也久也，何可当哉！所怪学道者病在爱身而不爱道，是以不知前人付托之重，而徒为自私自利之计，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儿孙陷溺之苦，而务为远嫌远谤之图。嗟夫！以此设心，是灭道也，非传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聒瞽为念，是故苟可以坐进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孙之陷溺为忧，是故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丧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托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余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为非常人也。虽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为凝眸而注神，倾心而悚听者，独先生尔矣。先生今既没矣，余小子将何仰乎！

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学者每咕哔其语言，以为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贵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学者每惊疑其所行，以为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实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闻先生之讣也，独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游八极，道冠终古；夭寿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虽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为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知先生也夫！

罗近溪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罗先生之讣至矣，而先生之没，实九月二日也。夫南城，一水间耳，往往至者不能十日余，而先生之讣直至八十余日而后得闻，何其缓也！岂龙湖处僻，往来者寡耶？而往来者非寡，直知先生者寡也？然吾闻先生之门，如仲尼而又过之，盖不啻中分鲁矣。其知先生者，宜若非寡，将实未闻好学者，以故虽及门，而终不知先生之所系于天下万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视先生也不甚重，则其闻先生之讣也，自不容于不缓矣。余是以痛恨先生之没，而益值先生之未可以死也。

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辞世长往，故作别语以示多士。多士苦不忍先生别，于是先生复勉留一日与多士谈，谈竟矣，而后往耳。今先生往矣，无可奈何矣，于是多士始

乃拭泪含哀，共梓先生别语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毙，吾师无忝曾参矣；扶杖逍遥，吾师不愧夫子矣。岂惟不惜死，又善吾死，吾师至是，真有得矣。大力其师喜，故欲梓而传之。”

嗟乎！先生之寿七十而又四矣，其视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来所希。寿跻古希，虽恒人能不惜死，而谓先生惜死乎？何以不惜死为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儿，辛勤一世，赢得几贯钱钞，至无几也。然及其将终也，已死而复苏，既瞑而复视，犹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托也，则亦甘心瞑目已矣。先生生平之谓何，顾此历代衣钵，竟不思欲置何地乎？其所为勉留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得所托矣。如使有托，虽不善死，亦善也。使未有托也，则虽善死，先生不善也，又何可以善死称先生也？吾谓先生正当垂绝之际，欲恸不敢恸之时，思欲忍死一再见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载而下，闻之犹堪断肠，望之犹堪堕泪，此自是其至痛不可甘忍，而谓先生忍死而不惜可乎？盖惜死莫甚于先生者，吾恐更有甚于多士之惜先生之死也。何也？天既丧余，余亦丧天；无父则望孤，无子而望绝矣，其为可悲可痛皆一也。若如所云，则千圣之衣钵，反不如庸夫之一贯。市井小儿犹不忍于无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又何以为先生也！

方闻讣时，无念僧深有从旁赞曰：“宜即为位以告先生之灵。”余时盖默不应云。既而腊至矣，岁又暮矣；既而改岁，复为万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从公游，于今九年矣，每一听公谈，谈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癸未之冬，王公讣至，公即为文告之，礼数加焉，不待诏也。忆公告某曰：‘我于南都得见王先生者再，罗先生者

一。及入滇，复于龙里得再见罗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令某听之，亲切而有味，详明而不可厌，使有善书者执管侍侧，当疾呼手腕脱矣，当不止十纸百纸，虽千纸且有余矣。今一何默默也？且丙戌之春，某将杖锡南游，公又告某曰：‘急宜上吁江见罗先生。’于时龙溪王先生死矣，戊子之夏，某复自南部来至，传道罗先生有书欲抵南都，云‘趁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和会，一入秣陵城，为群聚得朋计，’公即为书往焦弱侯所：‘罗先生今兹来，慎勿更磋过！恐此老老矣，后会难可再也。’既又时时物色诸吁江来者，稍道罗先生病。语病，又稍稍张皇矣。公告某曰：‘先生既病，当不果南下矣，然先生实无甚病也。吾观先生骨刚气和，神完志定，胜似王先生。王先生尚享年八十六，先生即不百岁，亦当九十，决不死也。’然某覘公，似疑罗先生病欲死者，而竟绝口不道罗先生死。试屡问之，第云：‘先生不死，先生决不死！’今罗先生实死矣，更默默何也。”

嗟乎！余默不应，不知所以应也。盖余自闻先生讣来，似在梦寐中过日耳。乃知真哀不衰，真哭无涕，非虚言也。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谓余不思先生耶？而余实思先生。谓余不知先生耶？而余实知先生深也。谓余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实莫如余。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笔不能下，虽余亦自不知其问说矣。岂所谓天丧余，余丧天；无父何怙，无子而望孤者耶！

今余亦既老矣，虽不曾亲受业于先生之门，而愿买田筑室盾骸于先生之旁者，念无时而置也，而奈何遂闻先生死也！

然惟其不曾受业于先生之门也，故亦不能遍友先生之门下士而知其孰为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宁无其人，特恨未见之耳。言念先生束发从师，舍身从道；一上春官，蜚声锁院。而出世夙念，真结肺肠；有道之思，恐孤师友。于是上下四方，靡足不聘，咨询既竭，步趋遂正。饮河知足，空手归来。越又十年，岁当癸丑，乃对明庭，释褐从政。公庭讼简，委蛇乐多，口舌代鈇，论心无兢。胥徒令史，浑如其家。即仕而学，不以仕废；即学称仕，何必仕优。在朝如此，居方可知。自公既然，家食何如：堂前击鼓，堂下唱歌；少长相随，班荆共坐。此则先生七十四岁以前之日恒如此也。

若夫大江之南，长河之北，招提梵刹，巨浸名区，携手同游，在在成聚。百粤、东瓯，罗施、鬼国，南越、闽越，滇越、腾越，穷发鸟语，人迹罕至，而先生墨汁淋漓，遍布乡县矣。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同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有柳士师之宽和，而不见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闻其无当。同流合污，狂简斐然；良贾深藏，难识易见。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难及；大而化，圣而神，夫谁则知。盖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余年之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贵富无虚人，矧伊及门若此其专且久，有不能得先生之传者乎？吾不信也。

先生幸自慰意焉！余虽老，尚能驱驰，当不辞跋涉，为先生访求门下士谁是真实造诣得者。得即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灵曰：“余今而后，而知先生之可以死也，真可以不惜死，真非徒自善其死者之比也。”而余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以释矣。若孔子之与鲁君言也，直曰“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是谓无子而望绝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无祀文

代作

窃以生而为人，不得所依，则不免冻馁而疾病作。是故圣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见而矜之，于是设养济之院，建义社之仓，以至邻里乡党之相周，车马轻裘之共敝，皆圣帝明王所谓茕独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后四海始免怨号之夫矣，而岂徒然也哉！死而为鬼，不得所依，则谁为享奠而废病作。是故圣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怜而设飧。于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节，霜降之夕，无不有祭。盖我太祖高皇帝之所谆切，更列圣而不敢替者，又不独古圣昔王相循已也。而后天下始无幽愁之鬼矣，而岂无谓也哉！何也？圣帝明王与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将何所控诉乎？又何以谐神人而协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无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称四民，其大概也。死人之无依者，又是何等？若我太祖高皇帝所录死亡，至详悉也。是故京则祭以上卿，郡则祭以大夫，邑则祭以百里

之侯，至于乡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则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牒告，临期诣坛躬请，祭毕，乃敢送神以归而后妥焉。此岂无义而圣人为之哉！此岂谄黷于无祀之鬼，空费牲币以享无用，而太祖高皇帝肯为之哉！

今兹万历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国郡国，以至穷乡下里，莫敢不钦依令典，相随赴坛而祭，或设位而祭矣。况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无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羁守一官，重违乡井，幸兹读《礼》先庐，念焄蒿之悽沧，因思亲以及亲，为位比郭，情僧讽经，自今夕始矣。凡百无主鬼神，有饭一饱，无痛乏宗；有钱分授，无争人我：是所愿也。

抑余更有说焉：凡为人必思出苦，更于苦中求乐；凡为鬼必愁鬼趣，更于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饱便足，得钱便欢，则志在钱饱耳，何时得离此苦趣耶！醉饱有时，幽愁长在，吾甚为诸鬼虑之。窃闻《阿弥陀经》等，《金刚经》等，诸佛真言等，众僧为尔宣言，再三再四，皆欲尔等度脱鬼伦，即生人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诚可听也，非但欲尔等一饱已也。又闻地藏王菩萨发愿欲代一切地狱众生之苦，此夕随缘在会，有话须听。又闻面然大士统领三千大千神鬼，与尔等相依日久，非不欲尽数超拔尔等，第亦无奈尔等自家不肯何耳。今尔等日夜守着大士，瞻仰地藏菩萨，可谓最得所主矣。幸时时听其开导，毋终沉迷，则我此坛场，其为诸鬼成圣成贤，生人生天之场，大非偶也。若是，则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无祀者所当敬听，即我宗亲并内外姻亲，诸凡有人

奉祀者，亦当听信余言，必求早早度脱也。虽有祀与无祀不同，有嗣与无嗣不同，然无嗣者呼为无祀之鬼，有嗣者亦呼为有祀之鬼，总不出鬼域耳。总皆鬼也，我愿一听此言也。我若狂言无稽，面然大士必罚我，地藏王菩萨必罚我，诸佛诸大圣众必罚我，诸古昔圣君贤相仁人君子必罚我。兼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以及列圣皆当罚我矣。不敢不敢，不虚不虚。谨告。

篁山碑文

代作

篁山庵在江西饶州德兴县界万山中，其来旧矣，而人莫知。山有灵气。唐元和间，有张庵孙者修真得道于此。造胜国至元，里人胡一真又于此山修真得道去。相传至今，山盖有二真人焉。嗣后山缺住持，庵院几废，失今不修，将不免为瓦砾之场矣。一兴一废，理固常然；既废复兴，宁独无待。此僧真空之所为作也。

真空少修戒律，行游京师，从兴圣禅师说戒。比还故里，才到舟次，忽感异梦：恍然若见观音大士指引入篁山修行者。归而问人，人莫晓也。真空遂发愿：愿此生必见大士乃已。拨草穷源，寻至其地，果见大士俨然在于废院之中，真空不觉进前拜礼，伏地大哭。于是复失心誓天，务毕此生之力修整旧刹，复还故物。苦行斋心，戒律愈厉。居民长者感其至诚，协赞募化，小者输木石，大者供粮米。未及数年而庵院鼎新，

圣像金灿；朝钟暮鼓，灯火荧煌。非但大士出现，僧众有皈，旦与山陬野叟、岩畔樵夫同依佛日，获大光明。向之闷然莫晓其处者，今日共登道场，皆得同游于净土矣。向非真空严持有素，则大士必不肯见梦以相招；又非发愿勤渠，礼拜诚笃，则居民又安有肯捐身割爱，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系者重也。

佛说六波罗蜜，以布施为第一，持戒为第二。真空之所以能劝修者，戒也；众居士之所以布施者，为其能持戒也。真空守其第二，以获其第一；而众居士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比持戒为益重，所谓青于蓝也。众居士可以踊跃赞叹，同登极乐之乡矣，千千万万劫，宁复是此等乡里之常人耶！持戒者宁为第二，而使世人尽居第二布施波罗蜜极乐道场，所谓青出蓝也。僧真空虽居众人后，实居众人前，盖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无比也，余是以益为真空喜也，向两真人已去，今戒真人复继之，千余年间，成三真人。然戒真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无疑。它日如见向者两真人，幸一招之，毋使其或迷于小道，则戒真人之功德益溥矣。

兹因其不远数千里乞言京师，欲将勒石以记，余以此得与西方之缘。戒真人见今度余也，余其可以不记乎？若其中随力散财之多寡，随分出力之广狭，兴工于某年月，讫工于某时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斋堂厨舍井灶之散处，其中最肯协赞之僧众，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细书名实于碑之阴矣。

李生十交文

或问李生曰：“子好友，今两年所矣，而不见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君所知也。余交最广，盖举一世之人，毋有如余之广交者矣。余交有十。十交，则尽天下之交矣。

“何谓十？其最切为酒食之交，其次为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闵氏油价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为遨游之交，其次为坐谈之交。遨游者，远则资舟，近则谭笑，谑而不为虐，亿而多奇中。虽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乐而忘返，去而见思矣。技能可人，则有若琴师、射士、棋局、画工其人焉。术数相将，则有若天文、地理、星历、占卜其人焉。其中达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则其神王，决非拘牵齷齪，卑卑琐琐之徒所能到也。聊以与之游，不令人心神俱爽，贤于按籍索古，谈道德，说仁义乎？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谓余无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余之交也哉？”

夫所交真可以托生死者，余行游天下二十多年，未之见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礼乎！肉骨相亲，期于无鞅，余于死友李维明盖庶几焉。诗有李，书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游心于翰墨，蜚声于文苑，能自驰骋，不落蹊径，亦可玩适以共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则往，

无则止不往。然亦必爱贤好客，贫而整，富而洁者，乃可往耳。爱客为上，好贤次之，整而洁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义也。余唯酒食是需，饮食宴乐是困，则其人亦以饮食为媒，而他可勿论之矣。故爱客可也，好贤可也，整而洁亦可也。无所不可，故无所不友。而况倾盖交欢，饮水可肥，无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饮食之事，以识余交游之最切者。饮食之人，则人贱之，余愿交汝，幸勿弃也。

自 赞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迁，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

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方竹图卷文

昔之爱竹者，以爱故，称之曰“君”。非谓其有似于有斐之君子而君之也，直怫悒无与谁语，以为可以与我者唯竹耳，是故倘相约而谩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或曰：“王子以竹为此君，则竹必以王子为彼君矣。此君有方有圆，彼君亦有方有圆。圆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异矣，而彼此君之，则其类同也，同则亲矣。”然则王子非爱竹也，竹自爱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经顾盼，咸自生色，况此君哉！

且天地之间，凡物皆有神，况以此君虚中直上，而独不神乎！传曰：“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王子，则踈节奇气，自尔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尽成箫韶鸾凤之音，而务欲以为悦己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独立，穷年瑟瑟，长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观之，鹤飞翩翩，以

王子晋也。紫芝烨烨，为四皓饥也。宁独是，龙马负图，洛龟呈瑞，仪于舜，鸣于文，获于鲁叟，物之爱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谁能堪之。

今之爱竹者，吾惑焉。彼其于王子，不类也。其视放傲不屑，至恶也，而唯爱其所爱之竹以似之。则虽爱竹，竹固不之爱矣。夫使若人而不为竹所爱也，又何以爱竹为也？以故余绝不爱夫若而人者之爱竹也。何也？以其似而不类也。然则石阳之爱竹也，类也，此爱彼君者也。石阳习静庐山，山有方竹，石阳爱之，特绘而图之，以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阳将归，难与余别，持是示余，何为者哉？余谓子之此君已相随入蜀去矣，何曾别。

书黄安二上人手册

出家者终不顾家，若出家而复顾家，则不必出家矣。出家为何？为求出世也。出世则与世隔，故能成出世事；出家则与家绝，故乃称真出家儿。今观释迦佛岂不是见身为净饭王之子，转身即居转轮圣王之位乎？其为富贵人家，孰与比也？内有耶输女之贤为之妻，又有罗睺罗之聪明为之儿，一旦弃去，入穷山，忍饥冻，何为而自苦乃尔也？为求出世之事也。出世方能度世。夫此世间人，犹欲度之使成佛，况至亲父母妻儿哉！故释迦成道而诸人同证妙乐，其视保守一家之人何如耶？

人谓佛氏戒贪，我谓佛乃真大贪者。唯所贪者大，故能一刀两断，不贪恋人世之乐也。非但释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于鲤，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尝为子牵也。鲤未死而鲤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尝为妻系也。三桓荐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视富贵如浮云，唯与三千七十游行四方，西至晋，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己。是虽名为在家，实终身出家者矣。故余谓释迦佛辞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诞也。

今我自视聪明力量既远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证佛祖大事，多见其不自量也，上人又何为而远来乎？所幸双亲归土，妻宜人黄氏又亡。虽有一女嫁与庄纯夫，纯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黄安二上人来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余何以告之？第为书释迦事，又因其从幼业儒，复书孔子生平事以为譬。欲其知往古，勉将来，以不负此初志而已也。

读律肤说

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不克谐则无色，相夺伦则无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

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谓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